

海源閣叢書

卷之二
問答
卷之二

海源閣叢書 全十七冊

清·楊以增輯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
揚州古籍書店發行

定價一百九十五元

惜衰先生尺牘卷五

先生與用光書最多今分爲三卷而以家門數書冠

其首

與陳約堂

前月獲侍須臾旌旆遽發方切企仰郎君至復荷手書存注又詢知近履萬福無任欣忭德門多才家學累襲當爲四海不多觀之族而郎君之來此者則又仙芝琪樹之尤盛者也雖鄙夫得見之爲心志怡懌者累日況撫諸膝下者哉顧以衰年陋學無所發之求馬於唐肆真使虛

此行造耳愧赧見會榜錄知賢姪孫獲雋
英少鶴起欣賀曷任漸熱伏惟慎護茲因郎君
行還埵候不宣

久別相思甚切九月間賜書鼎在江甯未及接
讀頃始見鈔稿具審垂注又荷俾郎君校刻鄙
文感荷之餘彌深愧赧矣即吉之後里居自爲
上策今之時事難於肩任識必及之矣第恐事
勢迫人有不能不嬰簪組者耳秋闈犬子倖
得與名甚爲逾分今將其硃卷上寄求教郎君

遠大之器蹇蹶未足憂竄明歲固仍居鍾山可
以聚居但無以益之耳賤狀近悉如常惟老態
日增矣冬寒因使率候近社餘不具

三月杪郎君抵江甯敬審起居萬福接手書見
推太過愧赧愧赧又荷寄隆儀益增愧矣郎君
在此於竄真成家人雖淡泊而安恬之甚所嫌
竄骨臆淺陋恐無以副其千里來從之意第傾
其所有以與之而已聞伯母大人佳城已定而
時日不合稍展復土之期石士不能記其山向

有人來望寄知也聞吾兄彈冠復出之志尚在
進退之間竊計近日宦途愈覺艱難裏足杜門
未可謂非善策但里居亦大不易苟非痛自節
省痛改潭府積習則其勢不能久居有迫之而
出者矣想吾兄亦必籌計及此然母乃有牽係
俗情不能自克者乎竊賤體衰憊然較往替接
對時不甚相懸不知尚有再晤之日否朝夕慎
護率報不備

前月得手教具審近祉爲慰吾兄精神猶健出

而宣績勤民亦其宜也但不知擬的於何時赴
都門邪郎君在此一年愧不能大有以益之自
是日進於廣大亦復在其自拓身鼎舟行歸里
必經大江石士自以由浙回家爲僂故不可同
行也承命書伯母大人墓志拙書不足觀彊爲
之耳而江甯刻手甚低故令攜至蘇杭乃上石
耳鼎同鄉章淮樹觀察於選擇一事實爲精造
故煩爲伯母擇大葬之期定於明年臘月廿二
想賢昆季僂可遵之不須更移動也吾兄若再

臨敝省則竄猶得藉以瞻對不則恐將終身睽
隔矣臨書悵悵無以爲懷朝夕惟係重餘不宣
起居伏想佳勝企念甚切而無由接待也目今
寶眷已全至署抑尚有畱居府第者不豫中盜
警固不至陳然辦理軍需當所不免勤治公事
暇豫當亦希矣不知此日已得清了未耶弟今
年三月來江甯一切麤適惟老態日增耳安徽
江西一路時和年豐米價大賤此則吾兄與弟
等所共快者也東浦方伯甫去安慶而石君先

生又內擢敝鄉殊悵失此兩賢而汪稼門之離
貴省亦當以爲惜也朝夕惟保重千萬率候不
具

使至接讀賜書敬審起居萬福爲慰知今冬當
有 覲見之事荷 恩褒擢理必可期更冀旌
旆再莅江南俾弟得因復瞻對乃所大悞耳諭
作藏書樓記擬成一稿呈閱未審僂堪用不知
新城辦大葬事已成以尊府世德溲之天道其
必爲佳城無疑耳蘄近狀亦尚與曩管相似唯

精神日短故老態也承厚誼過重極令人慙率
復并謝不具

聞去冬述職入都今歲始歸今想旌麾已返陳
郡矣遙想興居當增佳勝冀擢任江南庶再奉
言笑耳弟近狀亦物適但暗添衰憊惟自覺知
吾兄與賤齒正同其健悛或猶勝蒲柳姿耶令
郎世臺本將入都途中聞停科場之信今擬偕
弟且赴江甯讀書弟甚愧其志懼薄劣不能爲
之益耳茲因其遣家人問省左右埒候近祉不

具

使至接讀惠書敬審起居萬福爲慰又知二世
兄籤掣第一榮授甚速尤爲可喜至于近時任
官當新故接續之交多有不易辦理之處吾兄
當小耐之亟欲擺脫而去恐未易言也江南官
場亦甚窘趙觀察至將署中家小盡遣還里以
免累亦良苦矣賤狀尚如往管承賜多儀愧謝
愧謝今因使還埭呈拙書四幅不足云清玩聊
以見千里面目而已漸涼惟珍重不具

使至得賜書并以犬馬賤長過蒙厚誼豈勝感荷也今歲碩士獲捷良爲可喜推其行運宜聯步南宮矣知其奉命卽于今年進京誠爲得計吾兄解組之時卽賢子升朝之日于進退之宜不亦兩得乎鼯賤狀尚復如故來歲移主敬敷書院此小人懷土之利耳茲坳使還敬謝兼候新社不具

與陳果堂

鼯與五兄雖未奉顏色狀夙聞風誼託神交者

久矣去歲令姪石士過皖承賜書展讀欣忭無
既但自慚庸陋見許乃過重耳又承寄示諸經
刻竊生平自審以癡妄故迷失本心求得一二
繫驢楸翼以自敕而仍爲習氣所牽終無實得
今因嘉惠迺更增媿悔願與五兄相望于數百
里間共爲策勵耳頃爲賢子作墓銘成味不能
佳以明區區相重之意而已謹錄呈閱之此地
竟無封書新城之便乃由都中石士處轉寄可
謂迂途矣日幸珍重不宣

復陳鍾溪

想望清光久矣南北睽阻不獲一見邇者閣下
持節視學江東計按部必至江甯固私欣可奉
對矣而閣下又先惠書來辭意淳厚推許過優
讀之愧悚鄙陋老昏惡足以副閣下望哉閣下
所云文足以覘士行者是也夫士誦習先儒謹
守成說者固未必盡賢也乃至肆狀棄先儒之
正學掇拾詖陋雜取隱僻以眩惑淺學之夫此
其心術爲何如人哉衡文者不能鑒別往往錄

取轉相仿效日增其弊此何怪士風之日壞也
閣下毅狀欲率今日士習使之端固當變今日
文體使之正且士最陋者所謂時文而已固不
足道也其畧能讀書者又相率不讀宋儒之書
故考索雖或廣博而心肯嘗不免猥鄙行事嘗
不免乖謬願閣下訓士雖博學強識固所貴焉
而要必以程朱之學爲歸宿之地以此覲於士
習庶或終有裨益也乎承徵取鄙著刻本今呈
上九經說詩文集各一部奉閱教之冬寒惟珍

重多福率復不宣

與陳蓮舫

希頤

鍾溪從弟四先兄觀長子

書至敬悉劉生前有欲在家讀書一年之志不知伊冑就此館不盈自作書問之其字乃明東也關聘卻可遲步寄去尊照兩手卷已題繳上但不能佳耳邸鈔併繳餘明日奉造面悉不具與陳碩士

再得書知侍奉清佳爲慰驟熱遂甚疾羸乃殊畏之臂痛亦未大愈故艱作書也震川論文滾

處望溪尚未見此論甚是望溪所得在本朝
諸賢爲最深而較之古人則淺其聞太史公書
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
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然文
家義法亦不可不講如梅堯復不能細受繩墨
不及望溪矣臺山則似於此事更遠想其所得
自在禪悅而不能移其妙於文內其時文大不
及二林居作也簡齋已歸而漑亭於此月初四
喪矣此間樸學舍此更無人甚可哀惜吳殿麟

赴揚州二十日矣不知今赴鎮江不耳孔信夫
去後未有信來此聞大僚無不被罪使人哀歎
世間臺山允初所事豈非大得邪所存窗稿閱
其半然所論已盡今便以寄還采之文尚未閱
出呈尊大人名帖乞爲候安茲因使還畧報餘
當俟面悉耳六月初七日 庚戌

雨後乃大熱想侍奉佳勝讀書方勤厲也文家
之事大似禪悟觀人評論圈點皆是俗徑一旦
豁然有得呵佛罵祖無不可者此中自有真實

境地必不疑於狂肆妄言未證爲證者也。鼐左
臂尚未全愈鈔辭賦尚未得餘不具六月廿一
日

使至得書具悉佳勝爲快書內筆覩增進殊可
喜所不逮者措詞簡當波瀾老成耳此固非一
蹴可至久爲之當自得也。鼐臂痛已愈但筋硬
尚不能自捫其頂耳秋後乃爾苦熱適有鴈翎
扇三柄意嫌其華今以奉寄可供堂上以助夏
清則其宜也詞賦已鈔得西漢以前且付來足

朝夕保重

使至得書知還姑親後佳好爲慰寄來數詩改
本大勝於前其述夢作亦佳甚氣流轉而語圓
美此便是心地空明處所得由是造古人不難
惟次東坡韻詩尚蹇滯不爲妙耳簡齋豈世易
得之才來書所言是也欲得筆勢痛慢一在力
學古人一在涵養肯趣夫心靜則氣自生矣高
才用心專至如此久當自知耳郭茂倩樂府佳
書作詩家必不可少者畧遲并梅氏算書同寄

尊大人前幸爲請安想當俟制軍入金陵時來
見之然制軍之來此尚無消息也涼深惟朝夕
保重餘不備

寒初遙惟侍奉佳勝竄此間如常定於廿九日
發櫂歸去矣爲尊大人作壽文已就今寄閱以
謂與熙甫集中壽文之佳何如邪辭賦續鈔得
兩卷其餘今不及須俟之來年矣惠氏左傳補
注亦自見讀書精密處特嫌其所舉太碎小近
世爲漢人學者率有斯病愚意不喜之覺殊不

能逮顧亭林也。閱其書，見爲用力勞而受功寡。隨園昨已自揚州回，然腹疾究未能愈。今見邀作預輓詩也。令舅氏有信來否？今在何所？前歲所與書鈔來望見寄也。冬寒惟保重千萬。

春間鼯過太平，值尊府君已去，旋將一札并扁聯一副付魏江甯寄去。竟不知得達否。卽日想侍奉佳好。今年居此可與語者尤少。極令人不樂。遠念碩士彌如芝鳳矣。入冬乃有王真吾來博聞強識，大是讀書種子。建昌良多才，鄒闕邸。

鈔知山木先生已令晉中不可挽入山林矣其
抵任後意況何如邪其郎君隨任未尊祖母太
夫人係與凝齋先生合墓邪抑不邪大事辦理
畢未甚念甚念鼎詩稿去歲鈔成二本爲同年
蘇園仲取弟二本攜入皖中遺失惟底本存碩
士處當尚存希爲鈔補自甲午山京新城道中
賦木介七言古詩起凡兩卷也鈔成遇僂見寄
茲寄手書金剛經一部發願之意欲供十方善
知識持誦願碩士能自持誦最佳勿作收藏字

畫也。齎於數日內，卽歸桐城。明春當不免復來。
衰罷能并此席謝去，乃惶惶不得耳。簡齋先生
乃愛健於去年，甚可喜。曲阜孔信夫則於江東
歸去，卽殞矣。茲書付真吾轉寄。冬寒，係重乞爲
問尊大人几杖近安。餘不具。辛亥

齎冬初在江甯，作一書付王生轉寄。當必達頃
在里，得七月七日所寄書，具審侍奉佳好。承餽
紅布磁器、蓮菰，併至謝謝。齎春間從江甯魏君
處寄書，乃未達。想在七月後，耶尊祖母太夫人

韓期想在壬子秋冬誌文擬畧遲撰成自覓確
便寄至尊公處當在來春耳厚畚先生墓表當
一併寄來今尚未成也竊近衰態彌增去秋傷
鄰今乃發動小不適耳知閱注疏甚佳然此非
一年所能了勿貪多而欲速浸灌淡則自有得
耳詩古文舉業當以性情所近專治一途一時
欲其兼善安有是理邪所寄詩五首有風致而
格迥不超又頗覺語繁也竊在里中親族時以
事勦之轉不若客中之靜逸尊公書今且未復

先為請安賓之書亦未復其專力班史自為得
要凡人學問千岐萬派但貴有成不須一轍實
有自得非從人取斯為豪傑矣勿勿畧報餘續
問不一一

近想嘉善鼎去歲先後共寄三書當盡達耶尊
大人前乞為請安令作太夫人志銘謹為撰成
殊不能工錄本呈閱不知便可用否其銘內某
山字須酌改填之鼎今春不免復至江甯老病
厭看時文又居此不能成就人才所最望者一

汪兆虹而正月內夭歿矣尤令人不樂兒輩就此下場後明年欲另謀託居處耳魯君墓表亦撰成望卽轉付其世兄其厚畚集尋閱一過無甚優劣不須選定盡存之可也勿勿不及另作書望爲轉述此意今冬竄必在里望碩士與魯世兄秋闈得雋計偕過桐城時可悛晤也春寒保重千萬餘不具 壬子

前月得手書及爲竄鈔舊詩一本俱至未及復適又得閏月廿五日手書具知近日侍奉清安

爲慰今年北方旱而南多雨江西及徽州皆水
災其江南餘郡則牽不爲病似尚可爲豐年也
鼐居江甯郟痛未發然此所患者在冬固不在
夏也聞山木先生治政卓然超越流俗欣悅欣
悅未知其上官能知而容其若是乎抑爲世難
行之事執睽情詭多方以難之山木先生竟能
以久處不變乎果爾雖小邑不徧及世而亦斯
民之福也簡齋與榕門相國書固善朕吾以謂
猶未盡今世士夫膏肓之疾必拯其疾則經云

心誠求之四字足矣奚以多言爲哉學文之法
無他多讀多爲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
力速之也士苟非有天啟必不能盡其神妙然
苟人輟其力則天亦何自而啟之哉若科舉之
學但勿爲其孤冷必不諧于時俗者有聲色使
人可尋求則足矣得與不要有數焉無所容心
也爾經說新文所增益皆不多然急切不能鈔
寄惟時文有副本者今檢出封寄閱之吾家中
丞丁艱此後往來寄書更難矣石士前書中云

近讀晉書龔以謂非也讀史惟兩漢最要次當
優及資治通鑑晉書當又在所緩韓子曰非三
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此語於初學要爲有益不
可反嫌其隘也暑熱未已惟慎自愛不多及

使至得十一月十三日書具審侍奉清豫爲慰
秋闈小屈宜勿置宵中也二魯之雋自可喜耳
龔明歲自不能去金陵石士能來聚居豈非至
樂所患疾罷遺忘無以相益柰何拙集遽承爲
開雕雅證則誠厚矣然從此恐益爲海內學士

之所嗤笑自反亦實歉然敢忘愧邪經說今夏
將底本寄來以石士處本子不若此處之全如
已刻不妨補篇於卷末其古文十卷且勿刷與
人如史文靖墓志肅已刪去不入集矣文既非
佳亦恐招怨其餘亦有類是者大抵經說不妨
先傳詩文宜俟身後耳冬來鄰痛未發似愈矣
夫文章之事望見塗轍可以力求而才力高下
必由天授肅所自歉者正在才薄耳頃見王鐵
夫文規模頗正其才恐不免與吾輩上下無復

古人意致佳處也然所見不多猶未敢深定或別有佳勝邪尊大人出處之事未敢遙波里居而能自安則閉戶可也苟不能安則反不如出仕更審度之冬寒保重千萬餘不一一

鼎在家接去冬見寄一書昨到江甯又接二月十一日所寄書具知近狀安好北行已輟惟尊大人赴補入都此策亦自佳但惜隔相見耳書內云月之初七先有一書此則未經接得不知何處浮沈矣錢辛楣先生見陳方伯極稱石士

之賢許古文之必有成當亦是海內一知己也
前輩愛士雅懷殊不可沒至其必欲以秦桂林
四郡置初立三十六郡之內及不許廬江郡本
在江南窺其意似有堅執已見不復求審事實
之病四郡之立在三十六郡後見於本紀甚明
何須更辨若廬江則招魂固云路貫廬江又云
哀江南矣古廬江在江南而後移於江北猶豫
章在江北而後移於江南今之九江潯陽皆從
江北移而江南者也夫何足異鼎嘗謂辨論是

非當舉其於世甚有關繫不容不辨者若此數
郡所論不過建置前後之異耳得亦何足道不
得亦何足道于世事之治亂倫類之當從違夫
豈有所涉哉荀子云有爭氣者勿與辯也鼂於
辛楣先生處已不愛作復聊與吾石士言之耳
考工記一本今以奉寄衡兒在家廢學今令其
往山西投兩通家覓一館學以拘束之亦為來
春會試資也觀兒納婦後仍隨至書院第三兒
亦隨來又延一表弟左君來誨之鼂精神又減

於去年相對時矣餘不備

甲寅

癸丑歲用光隨侍先生於江甯故一年中無書札此甲寅夏間所發札也自此至乙卯丙辰三年中尚有書七八通皆在陳州燬于火矣辛亥歲先生云有三書見寄而春間一札則未之得

不得石士問近一年矣去秋鼎於此間作兩次書至家後又作一書皆不知曾見不遠路通問固是難耳即日想侍奉萬福今年當常居陳州

邪抑擬暫還家邪鼐今年三月攜觀雉兩兒來
江甯近況平安但鼐日老憊精神全減苦右臂
痠痛作書艱難大字竟不復爲矣此間東浦方
伯去後彌覺蕭索吾亦思引去耳九經說已刻
成尚在刊改軒誤稍遲可以刻本奉寄矣衡兒
畱居里中有信來知亦平安但嫌其不勤爲學
耳隨園主人病腹泄三四月不愈老人若此亦
甚可憂前輩凋謝欲盡而世事未平使人四顧
增不悅也兩魯在家佳不有消息至邪胡雒君

在浙江作一小書院而爲保舉事大致窘困矣
石士作何功課安得愛一聚談邪五月而氣候
殊寒係重千萬畧報餘不備及五月朔日丁巳
路管家至得書甚慰相憶之懷知侍奉清佳爲
愧而發書之夕被回祿之驚殊助怛悒霜後涼
淡願愛珍重寄來文字佳者極佳劣者自劣已
爲分別論之此後能自審澁不輕下筆乃所望
也竊今歲自趙觀察及王禹州處兩書乃俱未
答而去歲有寄鈔本五言今體詩選乃亦未達

而竊今亦且忘其爲付何人矣遠路寄字之難
乃如此可歎也此五言詩方觀察世兄已浚意
爲刊今不須更鈔而古文辭類纂現亦在方處
鈔寫伊明年必攜入都都中如有能共刻之者
固佳矣不則仍要齊五六家於南京刻亦可須
方世兄總其成耳寄來九經說三傳補注各一
部如王禹州處寄本亦到則分一部與習之所
屬藏書樓記已就此文尚爲竊近日文字中稱
意之作石士觀之以爲若何賢舅氏之集竊畱

之家中未攜來意以謂石士所折欲去之者皆是而吾亦精神不足不能爲細心看此數巨冊計尊府於歲杪應有人歸新城可過桐取去爾簡齋於揚州就醫未返聞須九月半乃回而其脾洩亦時愈時作終是衰態也承遠惠多儀厚甚謝謝舊蓄麓臺侍郎一小幀聊寄以佐書室中清玩外惜哀軒稿課讀文各一部適散取盡故無以多寄楚氛未靖甚以爲憂伫望索倫此一大捷耳今歲若不得清了則愈難爲策矣竄

擬十月初十前後歸桐城石士想今歲杪必行
入京當住令姪編修處邪以俟秋試可矣此後
致書唯當以達之京師耳王夢樓在京口陳東
浦在蘇州其集皆不能得俟後索之霜寒珍重
不備

西漢人文傳者大抵官文書耳而何其雄駿高
古之甚昌黎官中文字止用當時文體而即得
漢人雄古之意歐曾荆公官文字雄古者鮮矣
然詞雅而氣暢語簡而事盡固不失為文家好

處矣。熙甫於此體，乃時有傷雅，不能簡當之病。若絜非先生此數篇，又下熙甫數等矣。但以其議論設施言之，則亦足存。若爲之竄改，則大難矣。以此知文字必須身前自定之也。鄒頃自定詩集十卷，文集二十卷，詩集現付刻，計明年可以成工，文集俟再辦耳。

使至得書，具審近祉。入都之計，輟止亦善。而明春過桐城，又得一番相見，則尤所悵慰矣。鄒於十月自江甯行歸，其月杪到家，今皆平安。老年

乃笑其過邪然其間頗有見處俟相見詳告耳
尊大人前叱名請安行人勿勿不及作復函今
歲旣以軍事雷行恐明春行亦未能速耳經說
及補注俱付使者餘一切俟面悉不具

去冬一札想已達覽新正諒侍奉增勝肅如故
狀去臘之朔得一孫而衡兒大病一場幾歿今
乃痊愈矣擬於二月廿四五赴江甯石士能於
此前至乃佳也署中想一切安善聞教匪又漸

入豫此殊令人愁恐辦軍需不能輟也柰何柰
何簡齋先生於十一月十六日捐館使人有風
流頓盡之歎矣餘一切面悉不具戊午

頃得四月十八日杭州見寄之書知比解纜欲
發計今抵家當旬餘矣寶眷自一切安勝植之
當亦佳也竄居此如故狀詩集刻成今以封寄
行後乃知所鈔奉贈五言詩遺未取去有茲刻
本亦無所用彼矣江西關府處乃托方坳堂觀
察爲致書非竄自致也伊是兩姻家可於往來

書中達其說亦非專函縱雅意審思遂不辦彼
言之亦無害耳漸熱惟係重餘續報不具

前月作一字并鬲詩集一部付江西提塘處寄
新城不知得免浮沈不邪想與寶眷久已平安
抵家今當命期應試會城矣係舉事辦未方觀
察與張撫書則固已達矣此間一切如常衡兒
尚未至伊蓋俟北試人同伴耳詩集今夏以一
部寄來以備前有失也餘不具六月十一日酷
暑中

石士自歸新城後此間總未得消息而竄於此
寄兩次字亦不知其曾到不耶見江西全錄石
士乃又被屈使人憤慨然卻願石士恬然勿以
櫻懷也明歲必有恩科固當就試北闈想必
先省覲過桐城可一晤耶植之在貴宅佳不江
南榜亦甚不稱人意伊當亦見之矣竄於八月
半後攜衡兒遊吳中遂至西湖亦是衰年一悵
事想石士聞之亦爲余喜作古今體詩四十餘
首擬明年以補入集中其間頗有奇作也九月

杪回江甯近狀平安於此間先遣持衡入都然
後竄還家十一月初十頭事矣東浦先生來此
爲武主考以督撫皆任河務不能來其四郎君
又獲雋殊以爲大悞矣竄在蘇州獨值葦楫旋
里不得見而竄去江甯時王蘭泉適又來此此
卻是今秋可恨事耳頃江甯已大覺寒新城想
不當爾惟係愛餘續報不具十月十三日
頃爲蔣心餘之子作墓碣頗以自喜石士試覽
之以爲何如邪竄今歲寄石士後一書卽付此

君之子帶去者不知曾送到不今亦不知其所
在想不出南昌煩轉訪得以此文付之鼐又爲
隨園作誌此老身後大爲杭州人所詆至有規
鼐不當與作誌者鼐謂設余生康熙間爲朱錫
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其人曰是固宜也余
謂隨園雖不免有遺行然正是朱毛一例耳其
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第不得述其
惡轉以爲美耳其文頃未及鈔寄石士評吾此
論非謬邪鼐於十一月六日回里衡兒卽於此

日入都頃桐城寄來九月十七日所發書一切
俱悉所要五七言今體鈔今寄去至五經莊子
等卻在桐城正須後寄耳

久未得消息懸念之至使至乃甚慰然念石士
方欲以文字自適而當摒擋官舍諸煩瑣之事
可謂違才易務矣然處之正須細心甯耐此中
卽是學問也聞習之之亾使人痛悼近來才志
之士天使之得成就者何其少邪夢樓所閱詩
稿及植之詩今寄來朱筆則竄記也夏間新城

寄來府報一封今竝寄山木文且將印本付來
足其板旱路難帶擬攜至桐城俟遣人回江西
過桐取去可也竄詩補刻五卷十卷之半甫付
之俟刻畢再寄謝蘊山陞廣西撫胡維君自不
能同去不知作何行止夢樓大病背疽今收口
尚未盡病中仍晝夜危坐持誦亦殊學道之功
矣衡兒未考教習畱京無事或將歸也此聞九
月望日己未

新年想侍奉增祉差至得書祇悉一切荀子及

磨菘杏仁收訖謝去冬十月惠書已至而十
一月書則未得也所論道書河圖之旨極佳至
如荀子得用於世未知所就何如此非吾儕所
敢臆斷若古禮朝必君臣皆立無有坐者吾論
語說中已辨之矣坐朝蓋起於戰國之佚君而
荀子乃不能辨此與乘六馬皆春秋至戰國中
間變易之事其間書傳至少無由斷爲誰始耳
至都有鼎同鄉新改部之汪崇義及歙新庶常
鮑雙五皆佳人而於鼎素交不及一一作書宜

往晤之爲竄致意可也竄詩有補入鐫者今以一部奉寄古文辭類纂且以鈔者寄去尚有未畢之本也山木先生文似無庸更作序但以竄志銘列入其集內足矣習之有石士哀辭其人已盡若欲埋銘亦以石士言之爲有情可以有佳文自竄言之終是疏也胡雒君乃隨謝中丞至廣西持衡已至浙江此時在會稽看縣考卷畢後或在浙作館或歸里尙未得其的信竄二月底赴江甯別後亦作數篇文字然無甚佳處

又鈔不及今以有本者奉寄尊大人前請安不
另具啟春雪寒甚草草奉復不多及正月廿二
日庚申

使至得三月廿二日手書知佳勝擬孟夏初入
都狀則今已行矣盡己之道得失進退聽之天
而已想高明所見亦若此也至論重卦謂甯人
不始于文王說爲不然則周禮于三易皆云別
卦六十四則甯人之說不爲非也張桐岡詩文
畧覽此殆是奇士古文雖似未能入妙然頗有

規格詩更勝于文也。畱此熟復之，再報古文辭類纂，僅有兩類四本，且寄來其餘尚在人手鈔，尚未畢也。使行欲速，畧復不具。

今歲再得手書，具審清豫，爲慰。竊春夏遭妹喪，夏秋間多病，今幾愈耳。交人事勿勿，所寄來文字尚未及評閱。適正當秋闈，仁望捷音而已。古文辭類纂八本寄去，可查收。此書附鮑庶常入都之便，伊至可見。以知魚近狀也。餘續寄不具。月初鮑庶常入都，過此作一書，併古文辭類纂。

付之時勿勿多不及詳秋涼想佳勝北闈事畢
仁望一捷假如不得南歸邪抑雷京邪所論塵
而不征塵是屋稅征是貨稅塵如今房租非如
今地丁矣古市屋有官作稅之豈謂無理唐稅
間架乃民所自爲屋安得一例乎夏時冠周月
說誠爲不當此閻百詩駁之極暢載尚書疏證
可檢視也唐棄維州司馬溫公是其事吾意以
爲非夫要功域外以病民者固不義矣若棄已
成之功失控之要其爲國病亦豈小乎假令

牛奇章非出于忌媚忠于爲國謀吾猶以其策
爲失矣顧甯人謂夏商皆有重卦此據周禮太
卜其別皆六十有四句爲證非誤也至以左氏
筮詞不見周易者爲夏商易則無據之說左氏
所載元卜辭吾頗疑其自造非當時本占其筮
詞亦豈必誠有哉況敢定以爲夏商易乎享禮
之禮賓以奉主也但稱一享字則不辭安得因
是混主禮賓之禮乎聘享與私覲皆同時行之
不容多聞安得雜以主禮賓之事邪寄來張桐

惺齋尺牘
岡詩文皆有可取處佳士也其人似無師友見
聞之助故不能卓然成就耳爾近苦脾泄聞止
閒作老人火衰極是不佳之候簡齋亾前三四
年正如此此亦聽之其餘率如故草寄不盡

自七月來爲鄉試人所踣疲敝欲歿今始甯靜
得作此書然來者惟蘇州較多才穎十餘年後
儒出者終在吳人乎

九月在江甯見京兆題名錄知獲雋甚爲欣悵
頃使至得書知近侍奉在陳州一切佳勝又增

悛也。鼐在江甯曾三次有書相寄，內有鈔本古
文辭類纂及閱石士所爲文，乃竟未有一字得
達。豈行者遲緩，故邪？想今必在令姪寓邸也。尊
大人、大壽正思作一序，尚未能定。草蓋鼐昨日
始到家，一切勿勿之甚。下月若有尊使過桐時，
望令其來取也。衡兒見隨來家，明年當與馬舍
甥父子同入都，自當相見。鼐以年衰畏涉江濤，
明年改居安慶，敬敷書院矣。文集江甯諸君合
爲鐫刻，約二三月可以成功。鼐亦姑聽其意，近

狀大約如舊餘俟報不具

前月晦一書當已達今計已計偕入都矣鼎近
狀如前爲尊大人壽序已脫稿亦未能佳且今
鈔一本子寄閱方植之一書并寄伊七言律乃
大進極可喜也衡兒須正初北行此間一切彼
到京自詳之前幾次所寄古文辭類纂當悉收
齊此間記憶不真設有寄重複者可寄還也都
中晤覃谿先生吳穀人汪存義鮑雙五輩可爲
各道相憶嚴寒惟保重千萬不具

惛衰先生尺牘卷六

與陳碩士

新年想動定增福去冬僂公車北上邪抑遲至
今春邪黨作尊大人壽序俟使者來取而竟無
人至豈尊大人歸途不經此乎黨入春來亦尚
如故狀二月往皖石士想不免作舉業固當不
爲一世所不好也此間一切衡兒來京可以面
述故不詳具去歲作一字擬付使者今并寄閱

辛酉

月半得京鈔知榮與館選欣慰之至茲尤足慰
尊大人之心矣夏初尊大人過此精神意興致
佳想歸後屢有字入都矣鼯居此亦猶適但寡
可語敝郡昧之人才更求一方植之乃不可得
植之今歲在汪稼門家館其舉業加進殆可望
中矣彼去六月擬過此石士今當不免且勤作
館課他事亦當姑置矣貴同年中鼯所知幾少
中必有佳士猶願聞也前番寄來文四篇今并
寄飽乎仁義兩義真足存矣望見衡兒時勸諭

以靜坐寡交想彼心如野鹿矣寶眷今年入都
不朝夕珍重不具

得五月廿二日手書具知佳勝為慰竊六月初

有一書交摺竊想今已達邪此書竊書正言今

石士宜留京受職或歸省耳皖中殊靜於江甯

寂寞則素性所能耐賤體亦未至甚狼狽也但

恐老翁理無久壯耳明年歸觀必過此當得一

會衡兒督教之苦或有動耳甚願甚願古文已

刻就正在校改未印出周東屏回時當可寄來

怡齋尺牘
矣初寒珍重不具

去臘得十月九日所寄書具知佳勝此日想勤
作館課散館後波計南歸良爲善策也鼯去冬
大病幾死今雖愈而時復發熱乏氣要之此亦
衰年應有之事但恐未足當朝聞道三字耳文
集刻成而戕缺數葉至今不曾補來故且未寄
京俟得卽寄來也寄來數詩有利鈍雜出處已
略評之南來相見得覓詳論之耳衡兒無論中
不今年總令回來或便可奉陪同舟矣江西鄉

聞得樂君甚佳此與吳蘭雪吾皆未見然見其
詩誠一時佳士也植之今在阜陽王令處館明
日動身矣茲村間新社保重千萬不備

壬戌

夏間得邸鈔知己留館甚可喜葉治三來得書
云秋間南旋不知今已侍奉在里邪抑尚在途
邪一切佳勝不甚念甚念寄來之文尚不免牽
於應酬不能極其才力所至此後肆力爲之當
大有進步耳亦止是熟讀多作固無他法也竄
近狀尚如故態此月廿一日回桐城十一月初

赴六安州爲修志書臘底當歸書云入都時擬
見過極喜垂老更得一相見真所願須必得果
耳新刻文集在京時已得未今更以三部奉寄
鄙意殊有未協欲改竄者而已爲江甯諸君所
刻凡文字大抵不欲早付雕也衡兒尚未到家
漸寒珍重千萬不盡

去冬在六安得所寄書悵悒之至相遲早五日
耳遂不及見甚可惜也卽日想佳勝侍奉萬福
昨得臘底見寄之書云有欲來皖之意果爾可

一悽晤矣但此間覓今歲之書院則必不可得
若明歲則石士當進京考筮矣或由是向維揚
一行乎然恐亦無大濟也鼐閱所作古文本子
自己接著寄至六安者仍前古文耳所益無幾
大抵近作詩進而文退也此本且存此俟駕至
奉還鼐在皖如常衡兒乃在淮安書院茲略報
餘面悉

癸亥

今秋鼐以僭書院與臬臺暫歸而石士適於此
時過皖遂不得見行後十日鼐始至聞之甚可

悵悵連得三書盡知在途安勝置家章氏宅翕
得暫安息甚善不知行旌以何時抵京想仍與
令姪學士同居也鼐頃又自皖回家度歲一切
平安幼子執雉於前月底生子衡兒舜淮安之
館還家矣石士前所寄文俱爲閱過其間卓狀
精詣者不能及半而牽于應酬者多大抵好文
字亦須待好題目狀後發積學用功以俟一旦
興會精神之至雖古名家亦不過如此而已吾
刻集後所作亦十餘首狀精神日減文有退無

進矣時文除石士所刻六十篇之外又得百廿
餘篇其中佳者似可與荆川鹿門抗行此事在
今日始成絕學以俗人但知作科舉之文而讀
書好古之君子又以其體近而輕之不爲不知
此與作古文亦何以異哉章觀察已喪寶眷自
當急入都狀恐不能得速正可隨糧船之尾耳
山木先生文版吾已忘卻存于何處今走字與
吳子見白之承寄紙甚佳今寄竹筆筒一枝古
尺鎮紙一枝聊慰遠送之懷冬暖殊甚不知都

中何似朝夕珍重千萬餘不具

去冬一書自江甯寄京已達覽未石士行于何時抵京寶眷又於何時行到想一切安好甚念甚念竄頃已來皖攜衡雉兩子併一長孫居此亦猶遣筆記長有改竄增刪故未欲刻正須待身後耳六安志尚未刻出廬州志刻出矣然惟沿革一門出竄手餘非所作書多亦難寄另俟便耳令五叔所託作令十三兄志銘苦未寄行略來以意所知者爲之想亦不過如此而不知

其字及其妻子姓名中之科分歿之年月故其
文空若干字煩石士填之其有須改者僂逕爲
竄易更望鈔一定本見寄章淮樹觀察已喪亦
甚可傷劉明東今年在懷甯縣署作館方植之
卻聞在家也荅令叔一書希爲寄去朝夕珍重
千萬不具 甲子

三四月間連得京邸見寄兩書具審清適爲慰
鼎亦以兩次書寄京狀書來時皆未達今竝至
不眷屬於何月始至京邸甚念甚念泰山道里

記三十年前隨手寫付承爲鈔來大增舊游之感狀鼎生平作文自少如此等遺佚者要亦希耳近日亦無甚文字足相寄者經說筆記皆略有增益終不成卷帙盡舉付刻正須待歿之後耳石士寄來文字達生解最佳庶幾東坡述典亦可狀未出近人疆域大抵頌辭每以嘯嚅爲病能如孟堅典引已大是難況西京乎與明東書祭靜山文皆不佳陳戶部文一篇不能見佳處狀不至俗陋便是可學大抵學古文者必要

放聲疾讀又緩讀祇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卽
終身作外行也寄來文章體則此是一鄙陋時

文家所爲其論之謬處大謬如數胡澹不謬

處亦膚淺不著痛癢如云以理爲主是必須超出此等

見解者僂入內行須知此如參禪不能說破安

能以體則言哉寄紙印書甚佳今以詩集三傳

補注各五部寄來文集版尚在江甯率寄不具

自入春來惟動定佳勝孫庶常家足力來得書

略知近狀亦尚如舊態今年尚在皖此時尚

在家未往耳。衡兒竟以盤費不給不能赴公車矣。石士去年考鑿文佳甚。今年會闈或當與分校。邪甚望甚。望鐵夫不逮梅崖。誠狀誠狀。墓表自與神道碑同類。與埋銘異類。神道碑有銘似墓表用銘亦可通。狀非體之正也。吾謂文章體制當準理。沒之不得。以前賢有此。便輒爲是如贈序中用不具某頓首與書同。此顏魯公蔡明遠序體也。直當斷以爲不是耳。安可法之耶。今年吾鄉有作聚珍版者。擬將經說及五七言近

體詩鈔皆另印出當於秋冬間可奉寄劉明東
縣試得前卷必入泮矣伊今在郡珍重不多及
丑乙

正月奉寄一書必已達入夏想清佳也鼐今年
已至皖矣而四月爲治亭制軍遣人固邀來金
陵今旣至矣卻僂因此思買宅爲金陵人自衡
兒亦隨來此欲爲謀一小館卻未易得也劉明
東已入泮方植之今在六安教徒俱平安鼐現
在刊刻未刻之時文其餘所訂之書亦僂思因

居此一切更刻一定本當陸續辦之今年楊暉
徐頴者佳士也石士曾與之談乎馬彌甥與館
選想必時見諸事教之京師豈能免酬應之繁
當自不廢閉門誦讀之趣然安得更接對一悞
晤邪漸熱珍重千萬餘不具

前月有一字奉寄想已達也暑熱近狀佳否甚
念甚念竄物適此間諸使君有修江南通志之
意欲俾鼎主之狀年老力憊茲事體大殊以爲
懼耳餘續報不一

連得數書具悉近況爲慰竟欲出京南來吾固
欣與石士相見以解思憶之情矣狀爲石士計
之亦有難者若只是一身攜兩僕至此則便於
吾處住可矣何必買屋若攜家而來計家口不
少豈三百金之宅所能容耶又不知石士此時
已將分授產業已費去無一存耶抑尚畱少許
筮足爲生計乎此間住家約須有二千金買一
田一宅乃可掬爲常居之策狀度石士有二千
金亦當且畱京以待丁卯或得一筮不須急爲

出京之謀以此思之須更熟議不可造次令進
退難也吾則定居於此今已買一田供食米明
年衡兒攜其婦來且住書院緩緩置屋大抵買
屋亦得千金乃穀耳近狀大抵平安略報不具
所寄來詩文皆有可觀文韻致好但說到中間
忽有滯鈍處此乃是讀古人文不熟急讀以求
其體執緩讀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長悟吾之短
自有進也詩以五言爲佳見寄三首及爲陶意
雲題圖之作皆極善此是興會到故也七言嫌

落俗套無新警處蓋石士天才與此體不近不
必彊之大抵其才馳驟而炫耀者宜七言深婉
而澹遠者宜五言雖不可盡以此論拘而大槩
似之矣吳蘭雪前歲曾有一文字竄爲閱過併
有一書與之其書係衡兒付曾運使看來蘭雪
似不曾接著也此番所寄來之文吾因石士與
之至好僂同學徒文一例抹闕亦孟子所云有
人之患者矣一笑大抵作詩古文皆急須先辨
雅俗俗氣不除盡則無由入門況求妙絕之境

乎此間作古文有荆溪吳仲倫作詩有江甯管
同又梅總憲有一曾孫忘其名才廿一歲似異
日皆當有成就者亦視其後來功力何如自吾
時文尚未刻完殆須至歲暮乃成名惜袁軒外
稿齋又拜

前聞石士有出京南來之意竊以爲其計非是
故作書奉止今亦竟不見南來是其止沒矣朕
究不知在京如何住下也甚念甚念竊在此平
安至修志之說恐不免爲空言耳此日有司審

乏欲如顏原矣何暇及此而省志非各郡縣志
悉成之後不能爲也陳君其松良爲異才其文
筆殊不易見淡以數年之功可以成一家數以
爲知縣賊夫人之子矣鼎近來作文字甚少終
是有衰態時文十一月當刻成又刻試帖詩一
小卷年內併可奉寄耳衡兒已回家雉兒當來
此伴度歲尚未至今正寂如僧房矣旣無人共
語亦不復能讀書默坐終日朝會則飯晡會則
粥其脾衰亦似簡齋之暮年正以無厚味之傷

故不似其常泄瀉耳已寒惟珍重

前月作一書付陶世兄將以奉寄未發而得九月廿六日寄書乃知前奉寄之書及閱過石士所爲文及蘭雪之文俱未接著朕今當必接著矣頃寄與小峴書及山本誌文書後皆佳然有未調適處故爲竄改昌黎云詞不足不可以成文理是而詞未諧故是病也至進冊頁之文以爲翰林文字自可但不能高古耳須知真翰林之文如典引貞符滄州過關上殿疏皆不易到

也漫意南來故佳然閒居何以治生乎必須求
一書院吾見今頃日求書院者之多反不如在
官之不爭也修志必不能關局但空言耳衡兒
已抵家雉兒已來雉兒今年又生一子矣吾此
數日內盡取所藏法書名畫賣之欲得千金於
此購一宅也今年南中寒蚤京師或更冷耶朝
夕珍重不具

新歲想動定佳好鬻亦略如故狀但相別又增
一年矣可勝思耶去冬兩書由陶三哥處奉寄

忙
卷
下
片
北
新
集
卷
四

者諒已至臘底吾兩兒皆有事回家書院中乃
僅一孫與一堂姪相依度歲固是岑寂而清靜
亦可喜也偶作經說兩篇寄來閱之南中冬春
間異寒北方恐更重希加珍重餘不具
丙寅

得立春日書具審近狀入今歲來體中得大健
邪甚念甚念正月初鼎有一書付廬江胡君稷
奉寄今聞彼乃逗雷淮上不知此書爲寄到否
石士近所作文字駿邁勝往時誠是進也更盡
力爲之自更有勝處詩不必廢但所重在此耳

鼎時文刻成且寄兩部諒索者必多須後便可也臧君所索文俟少遲作得併復其書至修志事茫狀無期恐不可冀矣鼎居此平安卜居之謀亦尚未可定餘不一

漸入夏想安好前所寄時文兩部當已至耶鼎近平安衡兒已就江浦一小書院歲修百金至此間買屋事尚未定也與宣城張惺齋及吳舍親兩書乞分致珍重餘不具

連得兩書具知安好爲慰鼎在此亦平安也送

集正序甚佳風味疏淡自是好處從此做深或
更入古人奇妙之境狀不可彊爲反成虛憍大
抵石士之才與學古錄爲類者茲亦足以名於
後世矣係送道長之事成否其得失實無甚關
繫自所寄令叔行狀已至鼐老憊倦於筆墨賢
從兄弟未嘗來求亦可不作矣經說今增成十
六卷今寄存石士處或歿後爲刻之已夏珍重
不具

前月寄書至具審安好爲慰鼐此間亦平安也

所寄之文乃不爲佳有一篇以鄙見略竄改之
或懲勝耳近江甯有管同秀才其古文殊有筆
力其人貧甚在河南作館寄數文來今時中所
希見其年廿六異日成就未可量耳微覺腹中
書卷不足濟以學問不可當矣有李生取吾試
帖刻之今以一卷奉寄往有刻試帖者列吾名
數首乃非鷲所作也今年江西數省禾麥並豐
極可慶慰但淮揚又苦淮溢昏墊爲甚可哀愍
耳吾所收藏翰墨已半歸曾賞谷今但有其半

矣行亦席去世間蓄聚能及四五世者尠矣近
隨園夢樓插架之軸皆不知歸於何處令人悲
慨轉不若身在椽之之爲佳也前所寄經說已
達未竊謂說經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循一時人
之好尚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
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爾所媿者功不沈密
不能專治一經然每於一經內有一二條的論
自當爲後之專治一經者所採用姑存此書以
待其人自在都見秦小峴汪銳齋諸君希爲致

候不及一一作書也朝夕珍重不具

入夏頻得書具知安好頃令妻舅魯君來近狀
得聞益詳所苦政在清貧耳狀實無術節嗇而
已安能量出而爲入邪諸文時有佳處時患語
繁拖沓大抵簡峻之氣昌黎爲最夏當於此著
力鼎老病時有狀不至甚寂寞無可與語者殊
使人悶悶耳秋熱猶可畏珍重珍重

魯君來說碩士近頗勤學書故奉寄小楷法帖
一冊外與秦京兆吳掌坊書併希爲分致

八月內有一書付康茂園方伯帶入都奉寄已
達覽未今年寒至倍早體中佳不吾因畏此寒
遂輟歸計俟明年七月乃回家耳頃見吳中王
鐵夫集中有跋惜哀集一篇此君乃未識面之
人而承其推許使人有知己之感其論鄙作所
最許者序事之文甚愛朱竹君傳而不甚喜攷
證之作愚意謂以攷證累其文則是弊耳以攷
證助文之境正有佳處夫何病哉鐵夫必欲去
之亦偏見耳其文章不媿雅馴亦今之奇士矣

吾前作禮親王傳有數事託吾鄉吳禮部爲考
詢的確而未至見時望爲一問之也有信只寄
江甯不必寄桐城也餘不具

十一月有一書奉寄當已達歲行盡念石士近
況佳不歲事未至甚窘迫乎殊念鼐近作禮親
王傳錄一本與石士閱之似尚可道園學古錄
中文以較韓歐便覺遠在況子長乎然只可如
此做去若勉彊作漢人則反成明人之僞體矣
又近刻試帖題跋鼐自謂所論書理有勝前賢

惟齋片
處都中近日書家有誰今寄四本以聽石士之
轉送也竄此間平安買宅未可得前月老妾來
僂住書院耳珍重餘不具

春來連得兩書具知佳勝去冬長郎納婦禮成
欣賀欣賀一二年間可哀孫矣竄在此略如故
狀惟精神乏竭至不空看書又無人與言殊覺
日寡味耳衡兒已赴江浦館觀兒在此行迴家
去換雉兒來也石士所寄來文字亦自可存但
非妙耳此等題文字本難以得妙也祝先生禮

記注妥當。但取古本。移其次。總不是。魏文貞公之書不傳者。以其移古次。而人不遵之也。況後學乎。郊特牲中之昏義。乃儀禮後記。真是禮記矣。若昏義冠奠義諸篇。鄭疑是后氏曲臺記耳。非周人所記。今以此爲主。而反以周人之禮記。附其後。豈爲當乎。陳集賢之注。誠未爲佳。然今怱怱爲一書。便欲勝彼。恐尚未易言耳。又注書之體。欲簡嚴。勿與人爭辯。爭辯是疏。非注矣。世有注禮記義。明了於陳。而文少於陳者。斯乃不

刊之書而陳注乃可廢矣。覃谿先生勸人讀宋
儒書，真有識之言。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
之爲漢學，乃不佳。徧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
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
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
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戔
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甚邪？黃
石齋注經，竊所未見。其學乃陽明之學也。恐其
注亦只是此義耳。吾今年邀方植之來課孫學。

文書院中略可談者惟此耳劉明東館於望江
師令處不知其學得有成否也徐直卿兄弟知
已入都石士見未吾寄法帖題跋於吳與之彼
當未接著也餘寒惟珍重

丁卯

接正月書具知近狀清佳爲慰吾去冬及今春
兩次有奉寄書內皆有鄙撰文字及與吾鄉吳
禮部書石士發書時故未達今已達邪遠路書
每苦滯但又恐失脫耳賓之不愧苦心力學但
不能大超越耳久之功淡自有真得今不可彊

也其文已略爲評閱今寄繳吾今年晝食夜眠
似無異去歲而精神則大減矣甚思對石士一
談不知天假之緣石士便得江南一筮否乎今
年方植之在此教吾長孫此兒十六歲亦開筆
作文矣植之頗苦善病不能極力於學問此天
隄之也楊蓉裳駢麗之才亦自可貴住此稍近
時與晤言但所尚故不同自小峴侍郎已居要
職知其好學志必不頽第恐無暇晷矣都中更
有新出英雋者乎僭襲軒稿兩部奉寄已熱矣

惟珍重不具

作一書求未得能爲寄至石士者而得石士三
月朔見寄之書具知狀平安欣抃欣抃所寄文
閱之果勝于舊氣加開爽詞簡而達矣名位一
篇乃未見佳漢人之文如論衡乃不足道謂蔡
伯喈祕其書乃越中偽造之辭伯喈何至貴是
書其言平者則陋奇者乃悖柰何欲擬之乎名
位俱聖人所輕不患無位莫已知是也於二者
稍存優劣理皆不足茅鹿門嘗言作文須占地

步如石士此論所占地步不高矣夫四傑誠不足貴然亦其不牽身吾見世有器質輕躁而致位卿相且壽考者矣天道詎必可知耶吾此月脫一左車餘如故惜哀軒稿因紙厚寄書者不能將後寄不具

久未得消息甚念甚念秋涼來想佳勝耶所寄來文字無甚劣亦非甚妙蓋作文亦須題好今石士所作之題內本無甚可說文安得而不平也歸震川能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

自風韻疏淡此乃是於太史公淡有會處此境
又非石士所易到耳文家有意佳處可以著力
無意佳處不可著力功淡聽其自至可也竊秋
間因酬對應試者之勞遂病數日今已愈狀歎
老翁不復堪事也今年河道艱阻京師百物必
愈貴居者愈難石士不至甚憊邪若僂南歸亦
未易謀一安居之策人生如浮舟江海聽其所
至非智力所能與矣已涼惟珍重餘不具
前月得一書陶意雲至又得一書具審秋來近

狀佳好爲慰此番寄來文字勝于已前所寄足見功力精進也字句微繁處已爲節刪大抵作文須見古人簡質惜墨如金處也近時文運極敝天乃不使知文者當文衡石士諸筮不與亦何怪乎竄八月小有脾胃之病今已愈矣今年只在此過年明年小雷至下半年擬辭去買宅此間計未易遂不若歸沒仍在故鄉矣想石士春闈後必謀歸策或便至此一晤邪京居苦難於爲資然歸後又何以爲計此不可不思一長

策南京作居殊不易言耳承寄鹿筋麝菰俱至
謝謝所寄程長史集序是竄作非僞也但不爲
妙耳老年精神已憊作文潔淨而已力量殊遜
壯時固其理也墨二匣硃二匣共一包寄充文
案之用已寒珍重不具

前月有一書封緞標上奉寄當已達也南中冬
乃甚暖未知京中何如想動定佳耳竄適作一
同年墓志頗自喜今以稿寄老弟閱之大抵作
金石文字本有正體以其無可說乃爲變體始

於昌黎作殿中少監馬君誌因變而生奇趣文
家之境以是廣矣聞明年開科之事已浚果爾
安知石士不南來奉筮與吾得一見乎楊蓉裳
已奉其太夫人柩歸無錫云明年尚來此鄙狀
平安日惟珍重不具

前書所稱都中數賢皆生平所未見船山蘭雪
伯申雖不識而嘗見所著作吳顧二陳均未覩
其所作衰病欲盡之年固樂聞海內之有賢俊
自大抵所貴在有真踰人處而不必其同途詩

佳則取詩文佳則取文經學史學天文數算地理小學卽四六時文皆可愛但欲其精不必其多能兼者自佳不能兼亦何害如伯申之小學實可貴其餘藝或是弩末亦可勿論矣李安谿雖未是真道學而所論義理自可取而侈言文章乃殊可笑戴東原言考證豈不佳而欲言義理以奪洛閩之席可謂愚妄不自量之甚矣執此理以論前人卽以是裁斷今時名士當亦不甚遠耳吾無由盡見後來君子聊爲石士一暘

言之想亦有取於鄙言耳

新年惟增福慶陶三哥入京寄一書必已達得
十月石士寄書知近貧甚又當嫁女無以爲策
痛損節而已邢楚材書已寄去未有回信彼以
田爲生江南公秋大不收恐不能相濟耳爾患
脾疾久不得愈餘猶如故一切近狀衡兒至當
詳言之所寄來文二篇不及去歲所寄者一是
肖趣不暢時所爲一是題本無文字可發揮也
作文尋題目亦是要事爾衰老學無進處近頗

收拾筆記其成書之多寡則以歿之日爲斷自
吾書略以經史子集爲分又先伯父薑隲先生
生平不爲論著止是記所得於簡端不能成書
欲併以入鼂筆記之內覲可因以流傳也衡兒
此來但欲其挑教職而歸餘無所冀若姪孫瑩
則尚能有志讀書差可望其振厲耳想必俱來
見也略報餘不具

戊辰

得去臘書知平安又知鼂從陶意雲奉寄之書
尚未達也鼂近亦平安欲歸里復不出但須賣

去江浦所置之田以爲歸資而今乃未得也京師貧況誠亦難處然南來安能遂拯貧哉且淹留以待機會今歲或得一差遣以少解困憊也所寄來文字大旨得之而時有鈍筆不悞人意處大抵文字須熟乃妙熟則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隨意生態常語滯意不遣而自公矣數文竄筆閱尚未竟後寄來今寄惜哀軒外稿兩部可查收惟珍重不具四月朔

文二首已閱過今寄但加芟削爾然似意足而

味長矣。陳無己以曾子固刪其文得古文法，不知翦鑿可以比子固乎？花木之英雜於蕪草穢葉中，則其光不耀。夫文亦猶是耳。四月五日。

陶意雲家送來二月十三日書，具悉近祉。文一首亦只是尋常文境，文之出奇怪，惟功深以待其自至，卻又須常將太史公、韓公境懸置骨中，則筆端自與尋常境界漸遠也。九江之說，疑以荆揚分域似是，然安知江分爲九？禹時不在荆州界乎？此事尚於經學不甚要，且姑兩存其說。

可耳。安谿於考證之學疏矣。其說誠不分明。亦不足與辨也。鼐次子已來。小子未返。亦正同在此耳。四月六日。

前一書付陶三哥處奉寄。想已達覽。頃動定佳否。鼐此間平安。衡兒乃挑得知縣。殊非鼐所喜。今伊以改近。須守候都中。查本省回。乃掣籤。今有一書寄之。望卽確付與之。設伊出京向河南去。不過月餘。必回京。俟其至與之。設石士出筌。便託交陶三哥亦可也。內係要信。須的當也。偶

寫一對聯奉寄張之壁間以當長見可耳惟珍
重不具

前寄一書并對聯當已達暑候又苦多雨北方
或不爾動定佳好邪竄自羸弊脾胃不甯減食
尤不空看書不知得涼後當愈不今年本欲歸
因出門後所住兩間之屋又與一堂姪婦作房
須爲另覓一屋與住乃讓出與竄又此地置數
畝之田須賣出作歸資今皆不得急切恐尚未
能回家也石士子已成家固爲可喜而用度增

大不知窘況近稍愈不前有一家書存石士處
今衡兒擬不入都遣一長隨李順來前書望付
之珍重餘不多及

昨聞石士得河南試差欣慰之至今歲典試者
較佳文風其將一正乎竊近平安八月擬歸家
雪香侍郎來必攜有寄札狀竊恐不能待其出
闈矣茲因楊蓉裳之行草寄餘不具

前月楊蓉裳去作一書想石士出闈時必見之
矣河南人士不易得狀亦必有異才想精心求

之當有得人之悛也計九月底使車可返雖云
勞心而所樂爲精神宜加健耳鼐於九月二日
登舟回家縱有再至之事亦是明年石士如有
書見寄付工部舍彌甥馬獻生可達桐城也譚
蘭楫所求碑文已作與之石士書中說有蘭楫
自爲詩文卻未至也石士誌文可用微繁自必
欲簡峻莫若夏讀荆公所爲則筆間自有裁制
矣敘事之文爲繁冗所累則氣不能流行自在
此不可不知也雪香侍郎當於九月底入都鼐

惟齋八片
三六五
畱此書付楊藩臺交與之諒必達。近惟目較
昏晚食必粥乃消餘尚如故略報不具

昨江甯楊方伯將石士六月二十七日託鍾谿
侍郎攜來書寄至桐城併所作文石士意不滿
所作文是也然文亦要好題發之今只是壽序
等題耳固亦難得好文字矣鍾谿竟不能相值
似亦是緣不應會邪。甯於九月二日在江甯上
船十二日到家今物平安可慰相念惟目昏多
淚不宜看書凡人不能靜坐須以讀書寫字自

遣者亦是心不甯帖無肯中真樂故也甯近淡
覺平生愛依文章於自己本分事全乏工夫今
雖欲自勉薄收桑榆之效其可得乎石士近喜
三國志此等史學固不可少然須知文章考證
外更有事耳甯於漢書後漢舊略有筆記今
年爲蘇州王渭匯川取去今尚未見還還後便
寄石士矣要之此無甚關係近時學者乃以此
等爲絕大事是不識輕重者耳石士果便能歸
不甯明歲或尚往鍾山歸帆當相過晤邪

新正想動定多福去十一月作書欲奉寄竟無
便人今故夏作書也竄二月當復赴鍾山計石
士縱能浚南歸之策亦必在會試後矣去秋衡
兒將入京有書與譚世兄及石士後衡兒未行
而此書轉寄已到不其譚世兄行述今尋得矣
寄來煩轉付之而竄所作中丞碑文反失底稿
望鈔一本見寄也欲刻竄經說者婺源洪鈞鈞
去秋獲雋此事且輟想會試旋爲畢此功可奉
寄耳近亦作數文字然無甚佳者蓋筆力至老

益衰也不能寫寄須南來閱之耳河南所得有
佳士可稱者不盼望禮闈分校更得賢矣率寄
不具

新歲惟增福慶得去歲九月書及文四篇又前
寄文二篇似皆無卓絕處亦是無好題目也所
論漢書處甚是大抵漢書惟宣帝以前之傳可
以肩隨子長元成以後則彌劣矣竊尚如故態
但內觀此心終無了當處真是枉活八十年也
願石士勉力脩心文章猶是餘事耳南中一冬

苦寒今日少和略報餘不具

前一旬已作書奉寄尚未發而接得立春日手
書具悉一切近想增多祉也復法時帆書轉達
爲禱其闡墨等件尚未至接得再復餘已詳前
兩函茲不具

前日作一書未及發齊庶常至得書併文四首
此番文較前兩次所寄者爲佳矣頗爲竄改碩
士聞之以爲何如耶江甯志須新制軍到後乃
定脩不而竄欲於今秋鹿鳴宴後回里恐彼雖

欲修而吾不能任其事矣近來日時出淚精神固是衰敗若以成一部書終是難也聞石士次子亦已畢姻今有幾孫乎新城必常有家報尊大人必增福慶朝夕惟珍重

今春已作兩書一併付敝鄉徐孝廉奉寄當已見也馬獻生處又寄到十一月八日見寄之書併銀三十兩料石士身事尚未得清了何遠念衰朽也媿盛意之過矣所寄兩古文命意極好闡墨體裁正當亦可略正風氣若言大出類之

才自不可遇也。鼂於此月半前動身赴江甯。至江甯後當再有書奉寄。頃劉明東自望江來。伊畢姻後甚安帖。卽於婦翁家作館。可二百金。足以奉甘旨矣。方植之或同至鍾山也。率報不具。正月在里中連寄兩書。想俱達。今想佳適。鼂至江甯兩月矣。猶平安。不知石士今歲果能南來。一相見乎。頃作汪禮部誌文。閱之以謂何如。煩更爲封好。轉付其子譚侍郎。碑文稿已覓得矣。不須鈔寄也。餘續報。

承三月二日見寄書及詩詩大有風韻可誦味
因勉次韻今寄齋正月尚有一書從敝同鄉徐
孝廉鰲處攜致復言收試墨銀事想達在寫書
來後邪譚公墓誌謹收而忘其處覓乃不得近
年時有此患尋著便奉寄也舍姪長煦云雪香
侍郎去秋曾惠書然齋未接著欲奉答而不知
所以爲詞煩爲一問其書付何處欲從求取也
所須時文正在刷印略後寄來弓生佳士成進
士甚可喜吾鄉雋者有先生殊有經學其人曾

來謁不冀近物適略報不具

來惜哀軒筆記四卷奉寄關之鼎本欲以經史
子集分爲四部而說史者較多餘經部多已入
九經說子集兩部卻少今故鈔史部四卷來也
近時史學無過錢辛楷然吾有所辨論殆足儷
之懼吾書彼不得見耳四部要待身後合併刊
刻今不須多示人也

四月底有一書併詩扇史部筆記奉寄必已至
矣動定安不何似聞翰林將大考想得進官則

不能得歸也。竊近平安，乃有修府志之議。若事
成，今冬亦不能去也。課讀文三部，惜袁軒稿三
部外稿一部，併奉寄。查收其漢書筆記內末一
條說袴事，自覺其誤，今改定一條寄來，依此去
舊一條可也。意謂凡說一事，欲使聞吾說者，觸
處更無窒礙，乃佳。故求之不厭。詳耳。暑極珍重
不具。

五六月俱有書奉寄，想必已達。近動定佳。不竊
時患肚腹不甯，亦時作止，不至困卧耳。又三首

寄還謝君文大體非是不及細論矣茲有一書
寄舍親冀甯道張曾獻有便則直寄無便以付
吾同鄉庶常光君令其轉寄可也茲略報不多
及

昨於史方伯處連得七月內石士所寄兩書具
悉清祉盈於五月至七月頗有書寄評閱文字
及史漢筆記惜裒軒稿之類皆在其內而石士
一未接得不知八九月間迺得邪抑竟爲人道矣邪
遠路寄書固是難此無可如何也壬子一古文

鼎不甚喜未可與侯魏竝不待言矣而宋編修
時文乃佳甚今文體極壞時豈易有此邪五七
言今體詩鈔新刻本頗佳今以一部奉寄吾意
以俗體詩之陋鈔此爲學者正路耳使學者誦
之縱不能盡上口然必能及其半乃可言學故
惟恐其多不嫌其少以謂此外絕無佳詩可增
此必無之理亦不必求如此欲使人知吾意所
向耳至若自宋後續添雖至國朝可也豈獨
金元哉蘭雪所執與吾稍有異同此何害乎吾

家眷已至此逗畱過冬以待鹿鳴若石士得闕
浙江南試筮皆可一會若得廣東筮則歸軒過
桐城正吾在里時矣近狀亦物適書此略報餘
不具蘇州書院也為吳方伯後所得矣不知浙中

尚有可謀邪令郎所乞寫冊葉聯幅令併寄可
查收餘不具也惟此為書卷中對學卷
昨使至得江月廿六日手書為慰公歲程觀察
處寄書已至而在均之處則未至也聞尊夫人
佳城已定其葬處甚善固須待令兒歸際大葬耳

惜哀先生尺牘卷七

與陳碩士

奉別之後石士於何日到家途間自一切平安甚念甚念大事固當悉定已卜得佳城否一切費用尚可支槿不至大窘邪所欲爲墓志今已撰得似於所當敘者略無遺漏矣今鈔寄來并一輓章閱之以謂何如爾今歲重赴鹿鳴後只可於此度歲未能復謀歸去明年石士不能家居大約亦只於江浙一帶作一書院或當復一

見耳竊此間一切如常志局事尚無消息九經
說補刻本奉寄一部珍重餘不具庚午

八月作書無便奉寄今付晴香先生家人當必
達蘇州書院已爲吳方伯俊所得矣不知浙中
尚有可謀邪令郎所乞寫冊葉聯幅今併寄可
查收餘不具

昨使至得正月廿六日手書爲慰去歲程觀察
處寄書已至而汪均之處則未至也聞尊大人
佳城已定甚善甚善固須待令兄歸舉大葬耳

諒在秋冬耶龔此間平安頃已承辦江甯府志
其奉五百耳近來世事之難有不可以替日之
理論者矣江南省志亦有重修之議聞京中修
一統志則省志誠應修所需人甚多若石士欲
與此局或託戴五先生與威勤勒公一書言之
也龔經說與前寄鈔本少異者亦有龔意欲刪
去者亦有就原刻者使易接合之故其陶定申
卽意雲子也韋使在揚州所覓方姓乃避不見
其錕胎不還矣然石士今所處境乃甚窘而龔

亦尚可自給不須以銀相寄若尊公大事亦但
于禮無失可矣不可徇俗人觀睹爲繁費也姚
春木之考一如方伯卒于蜀去秋春木過此雷
一訃帖託寄石士今覓未得然不須寄過松江
僂石士以一書唁之可矣方植之今亦在志局
分纂俸百五十石士若到湖廣更通信來珍重
餘不具 辛未

前月車价行後汪均之始將石士去冬在湖廣
所交銀信寄至謝謝茲石士四月初五日書到

知再赴漢口聊以自息稍理舊學固亦佳也
於學儒學佛皆無所得正坐工夫怠惰耳卻非
謂所讀之書有易入有難解也安般守意經吾
所未見然佛經大抵相仿能用功者皆可入也
惟教義則須略問人世說所謂殷溪源未解事
數遇一道人問以所籤便豁然者也此與禪悟
事不同而理亦通但恐漢上求一義學沙門亦
不易得耳所作南池文集序非不佳亦非佳其
論學太涉門面氣凡言理不能改舊而出語必

要翻新佛氏之教六朝人所說皆陳陳耳達摩
一出翻盡窠臼然理豈有二哉但更搬陳語假
了無意味移此意以作文便亦是妙文矣通志
事已定於不辦吾近但辦江甯府志其脩金五
百而已此時財力消耗不可奢望於世矣石士
於内外用度須痛自節省凡富家子初貧以謂
必不可省之費者不知皆其未嘗不可省者也
相墓之事非跋涉不可徒看書無益張宗道書
易得不必淮樹本也選擇事吾所未解今姑置

之所言舊卜之地其佳不固不可遙漫然觀易
象其壙弗克攻吉之詞則似不當用矣詩鈔詩
集各二部文集時文稿各一部奉寄餘不具

前得書具知居楚中近狀入秋想安善所要齎
諸刻書已付一馬君寄公必已得刻老莊果得
成不使成亦自佳此間呂太尊將告歸志書草
草成之僅五六月之功不能甚佳亦無可如
何矣齎秋初病瘴瘧近雖愈而身益弱甚欲歸
里不欲終於客死也苦無由再見甚悵甚悵茲

因使回略報不及多語珍重珍重

得七月廿九日書具審近祉云於八月杪當歸
狀則今返新城矣卜葬大是要事然不須多看
近人書言巒頭則疑龍撼龍入式歌已盡之矣
言理氣則如葉蔣范之書皆不必看徒煩人意
竊故作四格說欲人含繁而取簡耳柰何更取
糾纏乎禮經事融貫先儒之說最不易言但用
功久自有見處耳莊子章義如鈔來本卻不妥
帖蓋竊本是隨意記於書上未爲著書計不欲

草略矣而石士又以己意所取者雜入齋記之
間則不成體例如內有取先伯之說載先伯名
此豈齋書所當爾或另作一書名其書首勿書
齋名而於每條取齋說者卻提出名與諸賢一
例則妥矣其圈點必不可入刻刻是時文陋體
也但自於前序內云分章依齋此則爲說無病
耳吾今冬必在此間欲明年回去秋間亦小病
近佳矣而精神終是短也與饒晴鄉一書乞轉
付之安般守意經此是釋氏入中國未久之書

竹齋文集
其言質其後言轉侈安得謂非華人增益之詞
哉漸寒惟珍重不具
五

得九月十二日在漢口見寄書具悉平安計今
抵家久矣鼎冬初奉寄一書諒亦達矣卜兆大
事已定未甚念甚念明年乃他謀乎抑仍往漢
上也鼎居此如常衡兒尚不得署事旅居蕭朕
雉兒下血之證交冬必大發以是愁心自寄文
一本愚意頗不甚喜之石士力所能至當不止
此須大事畢後受進功自夫文章一事而其所以

以爲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氣遺辭理充於中。聲振於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作者每意專於所求而遺於所忽。故雖有志於學而卒無以大過乎。凡覆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具。美融合於骨中。無所凝滯。則下筆時自無得此遺彼之病也。江甯此數日內雪甚大。寒如燕中。老翁殊以爲苦。不知江西亦若此。否然明年麥秋則大可望矣。率寄珍重。不具。令叔至江甯。接兩手書。具審近祉。度石士於里。

中事拊擋一定固當北行便過汪甯想相對必
在三月矣企望企望所商起文注明慈母此似
可不必適子於撫養之庶母奉之若母然此是
私情若服制則有正禮禮以義起加厚亦不過
功總耳功總服之親豈起文時所必敘明者乎
又聞大葬事因起塋舊瘞藏之物變壞故不用
固是然又恐其山地非劣而結塋處所定穴誤
則尚未可棄此更須明曉淺之耳爾近尚平安
但精神極短不復能讀書矣積雨數十旬春寒

猶厲誅使人悶悶江西或不似此耶前數日韋
管家過此已寄一書茲因令叔處歸足之便更
寄一信相晤日近不復多及
壬申

題鹿源地圖

得地乃是至難之事不可不細心審定如此
圖形甄夫豈不佳所恐紙上地有不盡合
又其間有非畫圖所能著者據圖看本山似
是木星其落穴處能坦開窩鉗則是斗峻則
非矣其明堂作排衙龍虎其杪要有細腳交

身使水流之多則是無脚則水牽直出則非
 矣其內堂係當面合襟放水而外水橫攔若
 內堂放水至橫攔處一里以外謂之長放半
 里以內謂之短放長放須作辰戌丑未向則
 是作生旺向則非矣短放則反是可將此數
 者審定果皆合法則掘處土雖不佳只是定
 穴誤而山不誤再加審視以求真穴可也若
 此數條本不合法則是管日本是看錯則棄
 之不足惜矣

此條係用光壬申春沙至江甯
 攜鹿源地圖乞先生復其可用

與否竝乞先生詳言之先生乃爲書此

入冬兩得書知石士緣路平安及入都定居欣慰欣慰兩郎婚事今已畢邪吉慶之事而有經營摒擋之煩人事如斯亦何術能免哉鼯掬平安而體日疲敗不及上年今且住此度歲來年再定行止文章之事欲其言之多寡當狀不可增減意如駢枝辭如贅疣則失爲文之義前所云有所忽者在此非言骨脈及聲色然有此則骨脈聲色必皆病矣大塘打緯移入議論此豈

易言必如此言則如報任少卿書足以當之自
韓理堂誠爲好手其論宋太宗事與常州惲敬
旨同而文勝惲惲亦今一作手也吾冬來衰憊
不及上年令五叔欲令其子及孫至此讀書旣
遠且吾老安能爲之益哉甚辭之而令叔意堅
吾甚恐負其意翁覃溪先生如索齋所著石士
或且以所攜與之吾後更寄補可也聞其健甚
可喜聞其貧甚又可念也冬寒珍重餘不具
作前書未發巡司韓君至又得寄書欣知近況

書來云兩次寄韓理堂文而僅至一次也高文
良所評地理言皆的當不謬朕此事非可以言
沒登山乃可言優劣耳魯君將刻本莊子送來
其款式及書內去取俱不洽人意然已成不可
改矣大抵刻古書必不可有圈點又其雜取人
說要歸一路乃佳糅雜則無謂矣九經說與集
集各一部奉寄嚴寒珍重不具

春寒想佳好今日乃得忝歲仲冬朔所寄書併
兩文其論廣仁莊事理足而辭達不求佳而自

佳朱子論昌黎禘祫議謂是世間真文章吾于
為士此文亦謂然矣其所議誠無間然想賢凡
弟復從言乎抑猶未邪哀辭則平大約此等處
不必為文也公羊通義略閱一過未及竟真可
謂好學淡思者矣其書足傳何疑然是孔孺約
自為學之意非吾義也吾以為諸家傳經誠無
不出於七十子然聖門傳者其說簡甚及傳一
師則稍增其說師多則說愈多左傳之出最晚
歷師彌眾故文愈繁今世學者不悟以謂皆聖

人弟子口授之言已如是而堅信之安得不謂
之過哉且漢人各守師法不肯相通固已拘滯
矣然彼受業于先師不敢背猶有說也吾生于
後世兼讀各家之書本非受一先生之言而不
欲兼以從是而執一家之言爲斷是辟之甚也
撫約此書守公羊家之說太過正吾管所論如
所謂吾家臣不敢知國者此通人之蔽也然博
洽可取之論多矣豈可不謂之豪俊哉吾前已
有兩書奉寄從令兄方伯處已達未高文良所

說地理不謬然於學者不能大有開發張宗道
所言淺易而開發較易要之此事亦自有天焉
不可彊求耳吾天暖後痲痺皆稍差似一二年
得與石士相遇尚可待也孔書俟閱畢後與高
書竝寄珍重不具

癸酉

昨得三月望日寄書具悉近佳爲慰所論關雎
之亂大當頃見劉端臨說亦主合樂而以哀而
不傷爲卷耳言之與石士見同也易學自當以
程朱爲主若言兼采人長則豈獨荀虞凡說易

有一言之當皆不可棄若執漢學爲主則大非
矣漢魏晉人言取象之理甯無是處然推之而
不可通處極多故朱子言聖人取象必非無故
而非後儒所可知故闕之不言此理固無可易
也夫漢儒所言易學推行取象之故非精心窮
之不能得其解也班固所云少窮一經白首始
能言也及能言而卻于聖人之旨未當不若讀
程朱之書用功之勞同而所得者大且多也近
世爲漢學者初以人所尠聞而吾知之以該博

自喜及久入其中自喜之甚而堅據之以至迂
謬紛紜不能自解卽如孔撫約豈可謂非通人
而所說公羊有甚無理者祭仲衛輒皆以謬說
爲正論至滕侯喪稱一條乃絕可笑無論魯侯
未甚足言卽使文王復生一子爵者朝之亦未
必當驟與進爵二等且追贈及其父也此豈若
杜元凱以滕本侯爵桓公時時王降之之說爲
明通哉凡爲經學者所貴此心闕通明蔽不受
障蔽近時爲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

生矣如覃谿先生不可謂非好學然謂其中之
闕通明澈則未能許耳岐陽乃渭北陳倉乃渭
南安得以岐陽爲石鼓證乎令五叔及令弟姪
俱未來今已及夏不能來矣然吾今年亦昏憤
倦怠不能爲人講授直不須來也詩文及覃谿
先生評及孔公羊解高文良撼龍經俱寄還外
寄法帖題跋兩部近目昏甚作字艱難草草不
具

昨寄一書付方葆巖摺裝奉寄當已達頃接四

月廿九日寄書具悉佳好題舊園詩似後作乃
不逮前作也詩人興會隨所至耳豈有一定之
主意章法哉沈孝廉置閏說固明辨矣然分節
氣者以授民時也似用定氣於民時爲宜卽如
今病者損益輒應今節氣置節以此則置閏亦
以此矣豈必用古法乃爲是乎吾未通麻法姑
妄言之俟見沈君再問之令兄昨自家來佳藩
署大佳秋乃入京令叔有書來述其小郎應試
於南昌但寄數篇文章來也試筮似多未嘗筮之

人未知石士能得不兒輩今俱在此各如常五
住公俟長孫試後定之茲略報不具

得六月朔書具悉佳好見試筭單都未得恐須
分房矣京兆士所聚得才或勝出筭也多作詩
大佳聽覃谿之論須善擇之吾以謂學詩不經
明李何王李路入終不深入而近人爲紅豆老
人所誤隨聲詆明賢乃是愚且妄耳覃谿先生
正有此病不可信之也令郎文略爲閱過苟能
取愚說必將要有進步詩古文各要從聲音證

入不知聲音總爲門外漢耳頃見王述菴集論
子瞻諸銘在昌黎上此何其謬邪以此歎解人
難得時之爲詩文者多亂道耳今日王鐵夫來
得晤之然未得細談其天分當在覃谿上但學
不如此不可以名位爲優劣也常州有惲子居
文亦有可觀聞淞江姚春木選國朝文然此
不過如唐粹宋鑑之類備一朝之人才典章不
可以爲論文之極致如鐵夫謂宋元人文各有
可學此只是門面話如云體例有可采處則凡

有遇皆可采。不獨宋元也。如直求可當古文家數者。則南宋雖朱子不爲是。況元及明初諸賢乎。如宋金華直是外道。而朱竹君以爲妙絕。遂終身爲所誤。此等非所見親切。安得無妄說也。與石士相見難。恐老成無解人。遂痛言之。勿與人見可耳。不具。

昨日兩主考出闈。始得石士六月末所寄之書。具審一切。齋近亦平安。但岑寂無與語耳。凡學詩文之事。觀覽不可以不汎博。若其熟讀精思。

效法者則欲其少不欲其多如漁洋五言詩選
吾猶覺其多耳其選不及杜公此是其自度才
力不堪以爲大家而天下士之堪學杜詩者亦
罕見故不以杜詩教人此正其不敢自欺處耳
今若病其缺此大家只當另選一杜詩或益以
昌黎以待天下士才力雄健者之自取法可也
若此外別家只有汎覽之詩實無當熟讀效法
之詩也吾嘗謂袁簡齋嘗云人只可以名家自
待後世人或置吾於大家之中切不可大家

自待俾後世人併不數吾於名家之內此言最善。覃谿先生恐正犯簡齋所舉之弊以之自誤轉以誤人其一生用功辛苦實自過人而于此理不明轉爲可惜耳此論極切然願石士慎祕之勿告人也。聞石士保送御史想明年可得耶。吾近鈔取所作古文未入集者寄松江姚春木春木欲爲吾刻爲續集其得成與否不可知大抵人入集之文亦欲其少不欲其多也。石士異日或爲吾任編集之事當知此意耳。江南榜發

吾族人無儁者不知江西榜中石士家何如耶
吾長子衡兒今在河上筮催糧艘觀兒回里惟
小子雉兒在側方植之在胡果泉中丞處作館
劉明東浚意閉戶一年用功讀書此其意可謂
善矣彼已刻詩一部然吾嫌其早此後或當更
有進境耳今年榜中總不得名士文運直復衰
邪鐵夫送其子來應試略得多日聚晤便忝病
目就晴窗草此書便終紙略當一談餘續寄不
具

秋冬連得數書最後則九月晦日所寄書也知
近狀頗詳悉貧特甚當今時事艱難士大夫惟
有痛自刻苦而已經學用功誠爲要務竊謂學
者以潛心玩索令胸中有浸潤深厚之味不須
急急於著述斯爲最善學也至於作文作詩亦
以此意通求之爲佳耳葉芸潭誠詩家美才也
愧吾昏憤日甚執一卷書略涉獵而已未嘗自
首至尾終讀一遍尚恐未能盡見其佳處也吾
今年只在此過臘此間希得可與語之人以靜

坐爲適而已。蓮舫常與相見，其經義殊佳。無近
時邪惡之派，尚存前輩矩矱也。嘗歎近時闡墨
風氣之壞，殆與邪教相表裏乎。吾近聞家中生
一曾孫，次孫譜子也，名之曰瓚。此爲鏐可喜之
事。衡兒署江都軍興，日辦兵鏐，將來必有大累
亦無可如何。聽其所至而已。此時石士已得御
史，未方今人之財匱上下，以文相承，無實心故
無實政。慷慨建言，真有裨於國。此豈易言哉。
如有所陳，大小深淺，自憑素所蘊蓄發之，非他

人所能助也。邇近都不復讀書，但有默坐乘化，待盡而無求焉。固吾今日事也。所爲古文未刻者，可二百首。姚春木取公意，欲爲刻續集，未知得成與不能。合舊集編一全集，最佳。但其費較大，只刻續集，鑿易。但春木家近亦稍窘矣。固恐未必得就耳。冬寒，惟珍重，不具。

書至知石士改官御史，甚可喜。讀所陳奏，意佳甚。而閱邸鈔知
聖人采取所言著之
詔

命此尤爲儒生之幸，爲喜尤無喻也。其一不見

鈔者必 詔示之軍前此殆專閫者所不樂聞
然臣子陳言爲國而已餘亦曷足計哉鄙狀尚
如曩管承寄後紙佳甚紙已作書矣後尚未服
也雪香侍郎昨有書來明春必可見之劉明東
波意在家讀書不肖就幕此其志亦甚善矣江
南尚未得雪想北方必嚴寒惟珍重千萬餘不
具

方宮係北方水利事詢之係嚴亦不能盡其詳
至永定河乃無定河也只可因時疏塞不能爲

一法爲永久之制。故余不詳其歲治之法。其奏疏皆因時之法。載之則不可勝載矣。竊又拜

新年惟動定多祉。去臘連得兩書。略知近狀。所作經藝及與英煦齋書皆佳。甚前日令姪赴都。吾小兒雉正病甚。不及作書。今其病雖未痊而稍減矣。其餘事則皆平安。令姪目見自詳說也。今歲有一小孫讀經於此。吾自課之。亦聊以自娛也。春闈或當分校。文風衰極。此士習人心之徵也。豈不可憂。能使反正。良爲佳耳。然恐闈中

同心者未易得也。江南大雪甚宜，二麥未知北
方何如。軍旅之後，所冀豐年而已。今日晴霽，就
窗日裁此書，略報珍重不一。
甲戌

前月一書付緞標奉寄，當已達也。近想佳好，齋
居此平安。雉兒得下血證，頗危矣。竊偶閱一女
科書有云：山茱萸能固經，乃用當歸、白芍入地
黃湯內，重用萸肉服之，得效。今漸健矣。此酥可
齋也。疑年錄三部寄來，石士自留一部，其餘分
寄鮑覺生及吾家伯昂，乞爲轉致。各有書也。江

南大雪後春寒甚厲未知北方何如也率候不
具

前月一書併疑年錄奉寄當已達去歲十一月
承寄書并賈農部書今乃至遠路沈閣如此今
復其書煩轉付魯賓之來會試不復其書亦煩
轉寄新城也耄老荒忽閱人文字草略舛謬望
兩君之見諒耳起居近想佳勝陳言切至如獲
用不亦善乎此地孫淵如摹刻宋版古文苑今
以一部奉寄春寒珍重不一

屢得書具審佳勝知分校禮闈想必得佳士也
天下非無可爲之善策而得爲之者難讀所寄
道園文使人歎息石士亦姑存此嘉猷以俟爲
之者可耳雪香侍郎內任吾遂不能與一見似
相遇有數存茲可悵也今託璧其謙柬稍遲作
書候之也近人才衰耗吾鄉張阮林好學之士
而不壽真可惜也夫爲學不可執漢宋疆域之
見但須擇善而從此心澂空自得恬適爾時以
此語學者亦頗有信向吾說者但其人才力不

能宏大又多以境遇艱窘不能專肆力於學故
人才不見振起茲爲可悵耳所寄古文時文皆
足存而興會皆不能極妙漸熱珍重不備

作前書待便未發得閏三月十一日手書具審
安好送楊童兩序皆佳與集正書亦切於事言
自貴有益於事耳豈徒爲文章之美哉近世所
重祇考證詞章之事無有精求義理者言尚遠
之而況行乎吾在此勸諸生看朱子或問語類
而坊間書賈至無此書意欲俟少寇按臨時勸

其鐫版頒學惜其內任忒此此後始未可語此事若石士在京中遇相知出爲學政者勗以此事或尚可也虞伯生文去震川甚遠其才識皆不逮歸但詩字雜藝勝之又是元前於明人故翰墨家重之耳宋搨廟堂碑夢想欲見之物也未見而爲跋固不可也不知此生尚與此帖有一見之緣乎南中陂雨田禾可慮而糧艘不可行此亦今時之憂也率報不具
目昏甚畏作字故久不奉書也石士近想佳好

聞京師此夏疾疫宅中俱安嘉卯春闈得有佳
士可稱者不雪香入都得免迴避乎鼯交秋瘧
痢併作幸旋愈精神殊不健江南自三月至今
不得雨早遲禾俱無收極可憂慮吾本欲今年
還家值此旱荒將無以爲策故且逗畱耳鼯近
年已艱於作文偶有筆記於他書所論不足言
獨于尚書似實有發明處今將尚書一卷奉寄
皆補九經說所未及者石士存覽之相知中亦
有畱心經學可共論者乎今日微涼病後略草

寄餘不具

連日兩得手書一爲石士出闈時所寄併伯昂
畫扇後題詩二首風格佳甚此一事遂爲藝林
佳話老翁得之可謂至寶矣一爲七月初十日
寄書所言徐君湘潭尚未至鄮近況平安中秋
夜三子得一孫此差可喜今歲江南奇荒故欲
歸而不得至此間主人但非至契身而禮貌尚
不失吾自思歸本非因彼之故此傳之者失實
也今年江蘇安徽被災甚重而辦殊無策蓋藩

庫既不充不能官振必求之於富家而世之甘
毀家紓難者能有幾人其間官吏及民各有情
弊干端萬緒又其甚者乃有絕不報災不請放
免徵稅則其爲害於生民有不知所底者已此
其最可悲歎者也昨日此間始得一雨或可種
麥此筮可喜草此略報餘不具

作前書未發徐東松至乃得七月初十日手書
東松又述近況甚詳欣慰欣慰東松居此一宵
略閱其文誠有才氣亦佳士也其年三十二甚

可用功將來成就未可隄安知不突過吾輩乎
石士於應務紛冗中嘗使此心澂空甚佳甚佳
久久純熟古賢何不可到也前所寄古文今閱
畢寄還大抵正有餘而奇不足此不必勉爲奇
只求益其醇厚卽自貴耳古人不云善用其短
乎南中旱荒當此財匱之時尤難展布而吏之
才能而實心憂民者亦希見其人羣黎之瘁彌
可傷耳餘續報不一
得去歲十月兩書具悉佳勝新年當增福也御

史改翰林於舊制不可謂降官而石士得此但以自訟豪無怨尤真君子之用心也吾何聞然是冬之寒最甚老年殊不能堪今日加昏矣餘尚如舊去冬十月得一曾孫此差可喜衡兒題補泰興今尚未赴任亦不知其堪勝不自去歲寄筆記尚書一卷想收到今將詩一卷寄來可同裝一冊所言未必盡當但使石士知吾老不敢廢學自江南饑饉之後民生殊不佳不知今年天心轉移何如也令祖外集刻成誠所願讀

至於仁人用意之至後得永繼而無失此固亦未易言耳略報惟珍重不具乙亥

五月二日所寄至併得所作之詩及韓理堂文讀之甚可喜知處近況極善自遣此最佳人生悠悠了不容以私意擬度也詩作寄伯昂者爲最善五言詩每欲押彊韻輒不能妙此處唯涪翁爲獨勝此天賦不可彊學也理堂果深於理境文筆則苦有區牖無縱橫超妙處此亦是天隄之第賢於他人之猥陋耳胡侍御眞讀書人

其言謹質知必君子南北如此人未易見也夫
說經有數條之善足補前賢所未逮則易專講
一經首尾無可憾則甚難胡侍御今所爲者古
今所難也竊謂生朱子後朱子已注之經但當
爲之疏而朱子誤處不妨正之用范甯注穀梁
之法如此則體謹小而意闕大賢於自注一書
也其餘如陳澔蔡九峰之書有大力者直可另
注廢之耳蓋彼之足自存者實少也暑熱略報
餘不具 此七月六日書及八月而先生病矣

...

...

...

...

...

...

...

...

...

懔齋先生尺牘卷八 此卷與族姻及家書

與霞紆姪

前月得書略知近祉歲云暮矣想朝夕自清泰也吳中人來盛稱述老姪作監院之德吾在此中十餘年矣安得一實心爲諸生之監院官其甚者則非徒無益也然則吳士之憂戴嘉誼不亦宜乎吾居此尚平安久不歸明秋當沒去矣數年來吾族科第尚不甚落莫但盡累於貧耳然今天下無不貧之士大夫吾家安得獨不爾

也伯昂想常有信來其貧不待言但平安便佳
耳草草奉復餘所屬已悉不具

與伯昂從姪孫

書至具悉近祉承以對聯見寄八分殊妙吾見
未能楷書學八分者終不佳伯昂惟本善楷書
故進爲八分極有筆力也所作詩則不能佳蓋
緣初入手卽染邪氣不能洗脫雖天分好處偶
亦發露然亦希矣必欲學此事非取古大家正
矩潛心一番不能有所成就近體只用吾選本

其間各家門徑不同。隨其天資所近。先取一家之詩。熟讀精思。必有所見。然後又及一家。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同者必歸于雅正。不著纖豪俗氣。起復轉摺。必有法度。不可苟且牽率。致不成章。至其神妙之境。又須于無意中。忽然相遇。之非可力揆。然非功力之深。終身必不遇此境也。古體伯昂尤有魔氣。就其才所近。可先讀阮亭所選古詩。內昌黎詩。讀之。然後上滌子美。下及子瞻。庶不至如游騎之無歸。耳所跋岐亭。

詩刻山尊已寄來一本然吾書實不佳伯昂譽
之過矣寄來九經說五部望分送鮑雙五一部
其餘酌畱併待取者朝夕珍重不具

得三月見寄書具審佳勝吾正月有奉寄之書
係付徐孝廉鰲乃作書時尚未達何邪今禮闈
邑中雋者亦盛矣惜吾家諸從皆被放耳鳳凰
尊者請病果否吾居此仍主書院志書事不能
成也亦猶安適世綸援例事已成聞其回鄱陽
省侍無書來也聞頃將大考更望顯晉不具

來書云欲於古人詩中尋究有得然後作詩此
意極是近人每云作詩不可摹擬此似高而實
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何由得入須專摹
擬一家已得似後再易一家如是數番之後自
能鎔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未能逼似先求
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

新年想佳好得十一月二十日書知奉使諸事
妥適甚慰懷間今年大考在近覬從此優擢庶
光門左矣寄來西平碑甚佳謝謝族中事向來

辦理頗不當人意頃已歸之五其羣心洽矣但
愚爲此任怨自吳山尊所刻拙書尚未見自嫌
筆力軟弱特甚那可上石雅意又欲繼山尊所
爲是重暴其短矣自朱石君先生閱文不辨佳
惡只要人用書成一種鈔撮之陋習而夾帶之
病彌深今須救其弊必隄以盡不用書固亦不
可但當以筆意識趣爲主若用書籍則以貫穿
五經史漢者爲上專用一書者雖佳亦必斥此
所以防夾帶也衡文當又在卽故以斯告想高

識亦同此邪此數日間當又赴江甯先作此書
奉寄後或再于鍾山作寄書耳

秋冬連得書具審佳好惟貧窘則只可耐之而
已學差不得前書所云固吳興所未有天乃不
使伯昂一爲破天荒人邪茲無可如何也吾今
年未得歸去近事紛紛擾擾愈有欲定住江甯
之意而買宅之資不可得也承寄杏仁佳甚謝
謝所查

純皇帝駐蹕江甯日月併

御製詩詳悉之至若志局事成乃大有裨益

之處然今無暇議及此矣吾家今秋南榜雖無人而北榜得甯遠之孫獲雋猶可喜也第又恐會試迴避百術家言吾家大凹口乃下元山向故入下元科第筮盛其說殆可信邪今年十月吾得一曾孫八十而有曾孫兩人佳惡誠不可知聊于目前慰意而已館上事想總未定卽如前者芸臺先生所定豈必遽允公論乎冬寒惟珍重餘不具

新歲惟動定佳好昨得令尊吳中信甚佳勝也

齋固衰耄然猶平安衡兒暫署江都未謝事而
已有身累矣雉兒得血證幾危而安茲可喜耳
事甯兵息天下大慶江南雨雪應時可喜但河
沒復爲可憂耳疑年錄一部頗足資考古之用
今奉寄會闈近矣若得分校佳事也而不免迴
避不能兩全其若之何奉候不具

書至具悉佳勝又知前有一書付三山本家乃
爲其浮沈竟未得見也知於散館前得先授職
今科當得一筮矣若得闈浙兩省可遂省覲之

私則尤善耳禮闈不知能與上科繼迹不彙在
此平安作字一聯一橫幅聊慰相憶之情豈論
佳惡也南中春寒殊厲都中不知然不惟珍重
千萬

象月無書具想安勝暫輟內侍諒當於來歲大
考一騰趨耳又聞雅意取鄙書刻石遂不爲魏
公藏拙可謂過矣然望夏以搦本見寄世綸掣
得何省今當出京矣彙今年居此過冬以待鹿
鳴近亦物適新刻出所選今體詩鈔雕手頗佳

今奉寄一部寒初惟珍重不一

得二月手書具審近祉以衰朽生日遠致祝儀
謝謝若書中云去夏有一札見寄則未遑不知
何處浮沈矣修纂儒林文苑傳此真史官職分
良宜盡心吾舊作海峰傳一首今寄閱若薑塢
先生生平著書未成但細書於所讀書上吾欲
以經史子集爲編輯未就但於九經說內載其
四論然足見其學矣詩集五卷名援鷄齋集亦
未刻行或埶傳於海峰後可乎與館中商之

儒林文苑傳館中想係分辦吾鄉如錢田間於

二者何列其易學詩學兩書似 四庫書目中

已有田間集不知入否方氏則無可自入文苑

此句有脫誤南堂息翁但有詩集此例亦可入也汪

梅湖詩頗佳而其集未刻吾爲之序曾見不今

夏鈔一本奉寄薑塢先生書皆苦未成近瑩欲

刻之於廣州然亦少大抵館中必欲已刻行之

書爲據也此著書者所以貴早刻自想替在

四庫館人陸耳山程魚門任幼植之倫皆可入

文苑矣。奠門詩文集外有左傳補疏幼植事則具吾爲墓志中。爾又拜。

久未得書近想佳勝也。爾近平安所辦江甯府志畢事矣。今冬卻尚留此處過年欲來歲歸去也。此月生一曾孫亦差可喜。略報餘不具。

前寄承書及贈詩謝謝續見邸鈔賢從以大考一等擢侍講大慰老懷實爲門慶自此事業偉崇文章彪炳吾雖桑榆之年猶庶幾拭目見之矣。吾今年尚如故態擬僂住金陵而未辦買宅。

固亦無可如何且姑俟之賢從寄來之詩七律大有進境便以鄙見評其利病此後但就愚今體詩鈔更追求古人佳處時以己作與相比較自日見增長大抵作詩平易則苦無味求奇則患不穩去此兩病乃可言佳至古體詩須先讀昌黎然後上滌社公下采東坡于此三家得門徑尋入於中貫通變化又係各人天分一時如古今體不能并進只專心今體可耳所查南巡月日事實詳審之至而此番脩志主人全不

解著書事體只要速成于去秋催趲畢事于鄙
意不安處多如此等事須待增入者猶不少更
得一番重修約有半年之功成書則甚足觀矣
奉寄朝珠一篋硯一方聊以爲賀外與英煦齋
先生書煩轉致之珍重餘不備

久未得問想佳好也吾近亦猶適今在江甯度
歲也前所查乾隆年間南巡月日內於乾隆
三年至江甯諸事不詳其日望再爲查寄也阮
林近住教習館抑在城外同住邪不及更書致

意問之冬寒惟珍重不具 壬申

去歲有兩書併一函奉寄想已達入春來想佳
勝今年望賢從得一閩浙之差就僂省侍想未
免稍稍溫理經義也吾衰病日甚目昏體重書
中注文小字都不能看此生未知與賢從復有
相見日不柏菊谿尚書大有修江南志之意然
籌款未定故未奏陳設奏則辦成矣往承查
南巡日月寄來而郡志已刻不及入若省志脩
則必入矣所託補查一條務寄來也族中今年

應試者十三人不知內有得雋者否衰敝尤望
英少之繼起耳餘不具

與石甫姪孫瑩

昨得汝秋間書知汝父子在廣平安明歲館想
仍舊邪吾近平安然精神終是乏竭八十老翁
辛苦執筆以養一家之人常苦不給豈不可傷
邪汝所論吾文字大體得之汝所自爲詩文但
是寫得出耳精實則未然此不可急求深讀久
爲自有悟入若只是如此卻只在尋常境界夫

道德之精微而觀聖人者不出動容周旋中禮
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
無可窺尋矣聞汝欲刻編修公詩廣州刻價稍
易得成最佳其餘所著散碎非大爲編輯未易
敘次此非旦夕事矣吾今日連作數書覺氣耗
略報餘汝兄字詳之

汝在香山近想平安吾在鍾山書院度歲今與
觀兒雉兒居此俱平安也去歲三芝菴山爲守
僧盜樹經訟換僧結案今安定矣家中曾寄汝

知不子孫遠出家中人少此可念也衡兒一署
儀徵已受交代之累實補無期彼就知縣甚違
吾意極可愧也彥容東家張道臺已改爲員外
閏三月當入京與家眷同去彥容又須另謀館
矣吾今年眼覺昏眊精神較減衰憊固理宜耳
但愧諸兒不能槿門戶也汝可努力自勉雖作
山長亦須認真毋苟且毋作失人品事也現今
有辦江甯志之議然總不定局吾思冬初回公
不知得不外與汝父一字可坳寄去汝去歲過

海東不

知汝父與汝俱於廣州得館甚可喜路遠年底
想俱不能歸家也客中想皆安好吾在南京平
安已與鹿鳴宴然仍畱此過年以衡兒未得
吾不能僂聞居百里中中式七人而吾家無雋
者此亦莫可如何矣吾九經說補刻成今寄汝
二部嶺南或遇一真讀書人可與之東坡云要
使此意畱遐荒也吾近起疝氣頗以爲苦醫亦
不效吾今亦不醫委化歸盡固當無所置念也

餘不悉

得汝秋間字知平安今冬想不能歸也吾在此
亦平安今年不回矣觀兒在儀徵回來今又
薦往江浦否或可長也汝刻援鷄堂集甚好應
改錯字別紙詳之吾本意自著一筆記以援鷄
堂筆記合之今吾書不成本分經史子集四部
經部已大抵入九經說內矣史部尚成得八九
卷可觀而子集不能成書八十之年倦於筆墨
姑置之矣所鈔援鷄堂筆記略有款識今以寄

汝蓋從書頭鈔所記若但鈔而已不能成一條
說者頗多其間必須自考論略有增添使其說
周密乃佳不可草草所取欲少而精不欲多而
蕪如吾九經說內所載三條則義精而詞備矣
汝可以日久緩緩成之後序妥前序非子姪所
爲吾已作長嶺阡表異日或併刻之亦可也汝
詩文流暢能達是其佳處而盤鬱沈厚之力澹
遠高妙之韻瓌麗奇偉之觀則皆所不能故長
篇尚可短章則無味矣更久爲之當有進步耳

海內日下人才極乏後來或有起者人自勉之
光武云安知非僕邪

今年來想汝平安吾在此亦平安念汝何時得
歸吾擬今秋一返然恐未能便不出也此間府
志事畢省志事有欲脩之說然未可定八十老
翁豈宜常任此筆墨之勞然家累未能自脫其
柰之何彥容間居幾一年汝兄至此亦半年矣
圖館甚難殊使人悶悶今年大考伯昂超升誠
家門之慶而子弟貧苦者不勝其多何處安頓

邪汝刻援鵝齋詩得成不廣州刻價差賤此尚
不爲難惟援鵝堂筆記吾欲爲敘次成一書而
不能蓋書頭所寫不能成一次序必須更加增
刪詮序如吾九經說所載乃佳此非數年之功
不能吾頃於吾筆記中亦敘入數條然不能成
一卷軸姑引其端俟汝等異日成之日顧亭林
因人問近日知錄更增幾條便嘆其謬蓋筆記
亦便是著書不可謂是易事也安得與汝見面
一細論之昨聞人說吏部乙丑尚未開選計汝

選期亦尚遲無事當更須讀書耳客中謹慎千萬

前寄一書併援鶉詩集應改正字想已達矣近
想汝平安今年想未得回家也吾始意衡兒得
一印署使回家公今伊獨得有本班先用之奏
而未得署事吾只得更畱一年身子衰憊目昏
駸亦輒但尚能行耳八十三四之人豈當久作
客乎彥容尚在此間居無館汝兄吾作字令投
浙江楊臬臺處求薦一小館今公尚無回信不

知已得館未計其親家在彼或亦可依耳今年
家中在江甯同試者十一人不知內有雋者不
試後人散書院中亦自岑寂吾近亦難於看書
常默坐而已鈔輯援鵝堂筆記此非一時所能
成就細心爲之欲精不欲速不欲多也近時人
著書以多爲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閱之乃無
有也茲略寄不多及

作前書未發得汝六月廿日從化寄來書具悉
近狀所言近時諸公於學問邪正之辨不明其

所品論殊非公當誠然吾昨得凌仲子集閱之
其所論多謬漫無可取而當局者以私交入之
儒林此甯足以信後世哉家自當力爲其所
當爲者書成以待天下後世之公論何必競之
於此一時哉吾孤立於世與今日所云漢學諸
賢異趣然近亦頗有知吾說之爲是者矣渾潦
旣盡正流必顯此事理之必然者耳至於文章
之事諸君亦了未解凌仲子至以文選爲文家
之正派其可笑如此汝所寄較舊稍有進步然

不能大愈大抵文章之妙在馳驟中有頓挫頓
挫處有馳驟若但有馳驟卽成剽滑非真馳驟
也受精心於古人求之當有悟處耳今科桐城
中四舉而姚氏無一人未知北榜何如耳趙笛
樓觀察所求墓表俟稍遲爲之吾衰敝作文頗
難精神佳時或復執筆耳彥容覓館不得今只
好爲薦一徵比館然亦尚未得也五兒已與復
兒等同船回家去此行真是孟浪吾力勸其努
力學字然彼天分旣鈍又懶用苦功何由大進

耶

近想汝平安吾前月作一書付師古往廣東寄
汝不知與此書到孰先後也趙觀察封公墓表
吾已撰寄之秋闈吾家中甯遠之孫猶不爲寂
寞彥容頃得江浦徵比之館歲僅六十金無可
如何只得就之矣吾精神殊不佳畱此度歲亦
不得已耳汝詩文今寄還所評略如別紙凡詩
文事與禪家相似須由悟入非語言所能傳然
旣悟後則返觀答人所論文章之事極是明了

也。欲悟亦無他法。熟讀精思而已。吾此間僅雉
兒一人。隨朝夕。吾令復兒到家後。卽來此想亦
將至矣。中原紛紜多事。令人憂怛。茲略報不盡
新年想。汝平安得。去年十月寄書。略知消息。吾
在此猶適。彥容得江浦教讀館。歲脩百四十金。
今暫回家省覲。景衡署江都。兩月餘已謝事。而
反有數千金之身累。蓋此邑兌漕例須賠累。而
彼署事又值兵筦也。近日州縣豈易爲之官哉。
笛樓太翁墓表。去冬已寄。公併有書。復之想從。

兼士處送去當已達矣汝所論近時人爲學之
弊極是然反其弊而實有所得此未易言也人
各任其力量功候成就大小純駁不可早定得
失之故有人事亦若有天道焉惟孜孜勉焉以
俟其至可耳所選吾詩大抵取正而不取變然
觀人之才須正變兼論之得其真境乃善夫文
章之事欲能開新境專於正者其境易窮而佳
處易爲古人所掩近人不知詩有正體但讀後
人集體格卑卑務求新而入纖俗斯固可憎厭

而守正不知變者則亦不免於隘也登科記文
著筆嫌其太重凡作古文須知古人用意沖澹
處忌濃重譬如舉萬鈞之鼎如一鴻毛乃文之
佳境有竭力之狀則入俗矣大抵古文深入難
于詩故古今作者少於詩人然又有能文而不
能詩者此亦自由天分耳劉明東閉戶讀書今
年沒不出作館可謂有志此間亦有一二欲讀
書人才皆不逮明東然亦視其後來究竟何如
今不能定也餘須面見乃得盡其詳茲略報不

具

與馬魯成甥

我頃自徽州回家見吾甥家信知在京平安汝
家中近亦皆佳好也我離家才五月其中乃聞
南甯之喪加以馮姪之馭運氣衰否哀感疊臻
此豈人生所堪值邪衡兒入泮生女此皆不足
喜之事而可悲者則極深矣衡兒學問殊不長
進今秋亦未令其入場從我在徽今復隨歸我
必欲於今冬葬墳至于得地與不此自屬天數

非人力所能爲也汝舜館閉關此亦佳事但不
知力能自給不寄任幼植王懷祖孫淵如何李
甄字共三封可分致之南中非常大水淹沒田
廬甚衆尤可異者今已秋深而漲未減南京場
屋水浸今秋入試者甚苦矣我在徽州夏間曾
病癩瘡今亦無甚病而精神自覺不支真成老
翁生死且置之度外但欲數樁心事得了畢耳
汝母誦經念佛頗得微效能向人念經而止其
瘡精神所至理固有之亦非怪事也汝臨場每

日讀書之外須靜坐一時使神凝氣定最爲有益切忌多與人談白也我明年雖與徽州定再往之說然苟能在家閉戶用度物給卽要當辭之不得已乃往此事須年底定也餘不一一

吾今年有兩次寄甥書皆在與衡兒字內衡兒出京寄書者率爲將回致汝不見耳挑三等是吾心中最喜之事假令得第後以知縣用卻反不可就也甥近在京所爲何事暇時宜略寫字不可任其太拙也吾此間始得王夢樓先生住

此五日頃始去耳而書院中旋覺蕭索不可耐
矣吾經說近略增可十餘則詩集鈔成凡八卷
今年現在刻家譜譜成欲明年同刻所著不知
有項費用不自見王懷祖邵二雲兩先生爲我
致意頃爲任子田作墓志頗自喜惜乏人爲寫
寄之吾於十月內當歸家其時陳碩士來訪吾
也餘不多及

豫長到家所寄各君書及對聯俱收到知甥在
京平安家中兩尊及甥婦子亦平安也我家去

臘已將喪用各項還清今所難者買地而已現
有一處形勢既佳去鐵門四里又出路可售矣
而索價七白金遂爲之束手我去年歲已堅辭安
慶書院矣而撫藩爲商不欲其間居薦主紫陽
書院將來或就之少助買山資耳甥在外須節
縮必歲有所寄乃佳雖家中不乏而父母之心
猶以用子之財爲樂用異人之財爲不樂情也
況時不免缺乏耶來書八封可分致之
魯成大甥覽汝近想平安家中堂上佳安也聞

在王瑤峯處看考卷甚得所今想已爲辦畢專
心入闈覬一獲售以慰親心而已我去年買得
老牛集王氏竹林莊地畝鐵門四里昨竟取得
蟹黃佳土明春浚於此地安葬以今年犯三煞
不可用也汝家黑凹嶺山我看來甚可用但無
錢辦此事吳四爺雖許借給葬費而未可信將
來仍須汝寄用耳吾已將十一弟及馮兒夫婦
葬于鐵門便爲伊終身大了結痛何可言吾亦
衰憊之甚未知於世當有幾歲月而此身應辦

之事未得了當者尚多也今年就鍾山書院館
三月初當去見都中諸相知各爲道念前日王
孝廉有字來欲至京謀場後館地我復以知交
漸少惟孫編修有好士之心當爲作書今思孫
與王亦同年不須我書也而王所長乃今體詩
京師諸君所尚者考證自識其佳者殊少汝可
于孫編修及任禮曹處道達余意此外寥寥聽
其自遇而已餘此間備細公車諸君自能詳說
之茲不多及

寄畹容閣四姑太太

四妹覽大康兒此刻到接來信具知近狀平安
我近亦平安也恩兒豈能在人家做幕之人來
此間居何益於彼絲豪而彼在此常常不在書
院過夜徒令吾爭悶氣耳吾知伊有欠戒滿銀
事吾豈不願彼能在外尋錢清了此事吾可不
問邪但此乃日從西出之事也彼所用銀吾只
好爲之清還已作字託雨畊叔姪爲之辦理吾
妹見雨畊亦可說及想此外亦別無巧法自家

子姪下作豈可爲轉怪他人之理此皆吾與吾
妹平日太好爭氣之過故天令見此等事耳譜
兒喜事叫九娘不要打會我料一百金儘此辦
事可也修志事亦不甚費心但吾欲令今年成
功歸去不知果能如此不耳獻生近有信來不
尚能常寄日用接濟不甚念甚念萬事休道休
念努力念佛可耳儀顓統此道候不另
四妹覽我在此平安家中想亦皆平安也吾妹
所要半截裙料紗綉吾已爲買就寄來可查收

今遣觀兒回家吾須八月回家也家中事爲衡
兒敗壞我若便一歸不出恐媳婦供我亦將不
能與其再覓書院不若仍畱此處我九月底仍
來南京也我家廳若是更做我依舊於屋內無
住處又要典屋今不如不做廳卻將做廳典屋
之費合爲五百金此間賣去江浦田不過六百
金而已計我回家自供食用至少亦要千金欲
於此兩年內省減積聚四百金湊田價帶回自
是更不出門以待疾終而已望與儀顯秦田共

喬之憺翁字

四妹覽天氣已寒想儀顓及吾妹各平安吾此
間亦平安也小兒姻事昨日王家已遣人來此
議定王慕韓欲今臘明正爲吉期吾以今臘必
不能及明正月亦恐不及擬以二月初六姑爺
須三月入京鄉試可以滿月後便行矣伊家謂
諸事俱可減省雖盆桶女家亦可不辦此未免
太過但辦盆桶被褥換洗衣而已不過我爲辦
姑爺拜堂尺頭紙墨筆硯之類外石青宮綢一

件作被面洋布一件作褥面外與銀四十兩八
娘須儘此辦理萬一兼士銀不到亦支槿過公
兼士銀後到畱爲家用不亦佳乎今先此寄知
銀物續寄其喜事如何行禮另寫清單兩家各
付一單以便照辦亦隨後帶來吾妹可諭告八
娘也餘不多及

四妹覽施二至具審五哥與吾妹安好爲慰獻
生陞員外極可喜其遣長子回家極善聞今年
可以畢姻尤可喜也吾病甚而不死此爲天幸

其詳細吾妹自己知之現今兩骭軟弱雖在房
中行走亦須扶杖乃穩亦不能多行飲食每頓
飯盃滿一盃尚未喫新鮮肉雞鴨所會不過六
七片夜間睡每不沈或醒兩箇更鼓此最爲病
後苦處怕喫藥今已停止惟喫燕窩屑每日一
盃卻甚佳也江甯相好欲打會畱吾住此其情
甚可感吾因其間有不安處業已辭之但吾尚
有經手未了之事須待衡兒寄銀來吾現在尚
不耐道路之勞須待十月若十月尚不能行則

待明春暖矣

惜翁遺囑

人生必死。況吾年八十五。死何憾哉。先君贖斂多薄。吾棺價不得過七十。絲不得過十七斤。諸事稱此喪事。勿用鼓樂。相好來助事者。勿治酒會。儉飯而已。上船只用應用。職事繁文。無取汝兄弟。不可以財物之事。而生芥蒂。無忘孝友。此

月初八日大
疾時所書

寄衡兒

吾大病後今已全愈但身體軟弱每日喫飯只能一盃略加豬肉鮮者尚不能喫此時人後遼東者固皆假矣而高麗亦復不真人情僞薄如此吾故不敢服藥而專服燕窩燕窩易認人後難認也今稚兒母及九奶奶皆病瘧皆服馬亦軒之藥有效不可不謂今時之高手矣其人不受人銀幣之謝汝但作書謝之寄以食物可也吾尚不能出門恐十月不能歸去更待明年春暝矣汝前後寄銀皆至但稱多不足甘家一項十

月不可不還之也汝努力做官不可懈惰耽酒
吾此後萬事不問消搖自適而已九月初六日

全夫... 命亦...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原跋

桐城姚姬傳先生今世之韓昌黎歐陽永叔也
其詩文集及經說海內士大夫得之者以爲至
寶汝驄己卯應京兆試試卷爲陳石士夫子所
薦因謁夫子得讀先生集嘗自媿謏劣未能涉
其涯涘也夫子復以先生尺牘見示謂汝驄曰
此雖隨手簡牘而其中論學論文語開發學者
神智視歸震川尺牘有過之無不及也學者苟
能由是而有悟於學則不啻親炙先生之聲歆

汝驄受而讀之日夕不能釋手遂請於夫子
付諸剞劂俾得公于斯世之同好者刻既竣夫
子命跋其後因敬述其原委以誌私淑之意時
道光二年歲次壬午八月朔日也山右後學郭
汝驄謹跋